



22-4-1967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批判學運中的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前言

自從左翼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路線的鬥爭以來，左翼在正確路線的光輝指引下，朝着爭取實現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這一偉大目標奮勇前進。比起過去，左翼的戰鬥力大大增加了，干部的思想也大大提高了。經過歷次掃除潛伏在左翼內部的敵人代理人、特務、黑幫分子，比起過去，左翼在組織上更加純潔了，因而也就更加團結和統一了。經過向右傾機會主義猛烈開火，左翼把一小撮有意散播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頑固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黑幫分子揪出來、斗臭斗垮；這批黑幫分子在革命左翼的猛攻下，狼狽敗退。他們在政治組織、工運戰綫竊取的權和盤踞的地盤被革命左翼奪回了，他們壟斷的權位和地盤所剩無幾了。這場正確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激烈鬥爭，也反映在學運中。鬥爭是會有反撲的，甚至會有過多次的反撲。左翼必須百倍提高警惕，嚴防不死心的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黑幫分子的新反撲，隨時準備給他們的新反撲予更沉重的打擊。今天，在語文問題上，學運問題上以及政治局勢問題上出現的一些錯誤、荒謬言論都不是偶然的現象，我們絕不可等閒視之。我們要從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吸取經驗教訓；我們要在右傾思想言論、錯誤言論冒出來的時候就加以批駁、斗倒、肅清，絕不能粗心大意，眼巴巴地看着它們泛濫成災危害人民解放事業。所以我們要對去年底出版的宣傳右傾機會主義論調的「學運報」有關文章給予徹底暴露和嚴厲批判，絕不能讓它影響和誤導學運的正確發展。

「學運報」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現，正是在左翼狠狠地打擊了右傾機會主義，取得輝煌勝利的時刻；正是在左翼確立了正確的鬥爭路線，發展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大力進行議會外群眾鬥爭，狠狠反擊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及其主子美英帝國主義的時刻；正是在群眾鬥爭情緒日益高漲，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刻；正是在反動集團遭受群眾運動（包括學生運動）的浪潮的猛烈沖擊下，感到驚慌失措，進而向群眾運動（包括學生運動）進行（並將更全面地進行）血腥鎮壓的時刻；正是在林照南等敵人代理人陰謀破壞和攻擊社陣和左翼組織的時刻。我們也可以從負責印刷、推發、介紹及為它辯護的人員的不光明的作法，和他們的廣佈在一些左翼組織中，看出這分「學運報」的來頭確實不小，其蓄謀也很陰深，他們的手伸得好長啊！然而，他們的陰謀瞞不過革命人民的明亮的眼睛。革命人民在「學運報」出現後，立即發現他們的卑鄙勾當，和揭穿他們的醜惡面目，並給予無情的暴露。我們要狠狠地打擊他們，砍掉他們四處

的魔爪！絕不能讓他們有機會通過這分「黑報」的發行，通過散播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統一」學運的思想，來「指導」學運的鬥爭和工作，混亂和轉移學運的鬥爭方向，竊取學運的領導權，把學運引向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綫上去，改變學運的革命性質，以及藉反動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言論來迷惑、誤導青年干部，分裂人民，破壞學生的對敵的英勇、正確的鬥爭，破壞左翼鬥爭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絕不能讓他們陰謀得逞。我們要重視「學運報」的危害性，我們要對「學運報」以及辦這分黑報的黑幫分子展開口誅筆伐，全面消除和肅清其壞影響。這就是我們對待「學運報」及其出版者的態度。

「學運報」第一期出版後，由於它的反動言論鋒芒太露了，（特別是該期的「社論」）立即遭到中學生的揭露，於是辦「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乃盜取南大同學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所謂「南大同學就「學運報」問題告全星同學書」（正題是「消除分歧，為開展學運而努力！」），後來又發表了「駁「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醜惡嘴臉」一文」（正題是「從最左的到錯誤的」）。根據他們自己的申明，他們對「學運問題的意見完整地集中在這三篇文章中，我們就從這些文章發掘其販賣的毒品，加以揮擊。

人們或許會問，為什麼我們遲至今日始發表批駁的文章呢？這是由於當「學運報」出現時，學運中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同學便立即加以抨擊和批判。我們以為這已使辦「學運報」陰謀在學運中刮邪風的黑幫分子的反動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可是，這批居心險惡的黑幫分子並不知難而退，他們接着便大張旗鼓，連續發表了二篇文章（題目見上文）進一步宣揚他們的反動謬論；而這時，我們黨正面臨許多重大問題急需研討和解決，如「法團法令」問題、語文問題、林照南黑幫問題等，因此，我們拖到今天才對他們進行比較有系統的批判。

對一般鬥爭問題的右傾言論的批判

1. 暴露誤導群眾對局勢的認識的「局勢分析」

「學運報」第一期（迄今也只出這一期）社論中對於當前形勢的分析是大有問題的。在社論中他們為掩飾行將施放的歪論一開始就提高嗓子宣稱：「我們現在正處於國內國外形勢空前發展的大好時期！」接着他們就大言不慚地「提出對國內形勢的正確分析」（見「從最左的到錯誤的」）。然而，就在國際形勢方面，社論沒有提出今天是資本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這個特點，沒有提出亞、非

、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蓬勃開展，沒有提出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鬥爭的節節勝利；它沒有提到中國人民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震動世界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的革命政權以及其作為世界的革命堡壘日益強固；它也沒有提到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集團背叛革命，勾結美帝及各國反動派加緊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從社論整段分析國際形勢的文字，我們連美帝、蘇修、亞、非、拉等字眼都找不到！這顯然是有意忽略的。可是，用他們的話來說，社論中這段闡述國際形勢的文字，是「正確地和及時對新出現的時局特點的分析」（見「從最左的到錯誤的」）這真是無恥的自吹。如果我們把社論中對國際形勢分析的這種忽略同它對國內形勢分析關係起來看，那就更能清楚地看出他們是有意忽略和心懷鬼胎，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意圖了。

在國內形勢的分析文字里他們同樣地擺出一個好開端說：「呈現於國內的同樣是大好的發展形勢。」然而，就在「好形勢」下，它隻字不提我國人民反帝鬥爭，粉碎「馬來西亞」和反對假「新加坡獨立」，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的鬥爭的進展；隻字不提社陣的杯葛行動黨御用工具「國會」，社陣議員退出「國會」，以及左翼大力開展的議會外群眾鬥爭，這些鬥爭有力地暴露了「國會民主」的虛偽欺騙性，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狠狠地打中反動政權的要害，使行動黨傀儡集團驚慌失措，千方百計地污蔑和誹謗左翼所進行的正確鬥爭，妄圖削弱它的影響；它也隻字不提反動的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已日益法西斯化，更加殘暴地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加緊製造各種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法令，把繁重的苛捐雜稅強加在人民的身上，使人民生活日益貧困，使它與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同時也加緊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和開動全副他們控制的宣傳機器利用一切機會向人民灌輸所謂「馬來西亞」「新加坡」國家觀念，企圖分裂人民，欺騙和誤導人民它也不提群眾在左翼的正確教育和引導下以及從親歷的生活體驗中，覺悟日益提高，鬥爭情緒日益升漲，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生產者），以及青年學生已經善於把不滿付諸鬥爭行動，已經對鬥爭有了新的看法，使得反動派日子愈來愈不好過；它也不提左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勝利，致使左翼戰鬥力大大增強，而敵人代理人在左翼內部的陰謀活動，則接二連三地遭到揭發歸於失敗等等；所有這些特點，他們都沒有提到，既使是一二句話！他們不提這些，就使他們所說的當前局勢的什麼「新條件」，當前國內局勢所提供的政治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整個國內形勢却是朝着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成了抽象，空洞的論調。而就在這些迷人的論調掩飾下，散播着誘導人們對局勢產生不正確的認識的言論。如社論中說：「在政治戰線上，聯合邦“二·一三”鬥爭，星洲反軍訓鬥爭，最近以來全馬範圍的抗美援越遊行鬥爭，標明了我國人民鬥爭的新階段。」我們知道，一九六五年的“二·一三”鬥爭，和一九六四年的反軍訓鬥爭，是左翼還在右傾思想統治底下展開的。搞「學運報」那伙黑幫故意提這兩次鬥爭，而不提一九六四年以後在正確路線指導下的多次鬥爭，其用心不可謂不苦，但却清楚地暴露出他們右傾機會主義的面目。就是他們舉出來作為例子的一九六六年的援越抗美遊行鬥爭，他們却稱為「抗美援越」與魏利煌、陳辛之流，以及一切政治變節者稱呼這場鬥爭的詞語竟一模一樣！這是一種偶合嗎？我們不以爲然，他們不提當前左翼展開的議會外群眾鬥爭，明顯地表現出他們不同意這條正確的鬥爭路線；他們企圖以不承認這條正確路線的存在來蒙蔽和模糊群眾對局勢的正確認識。他們這樣做，除

了暴露他們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外，他們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議會外群眾鬥爭的光輝，革命人民的英勇造反精神是誰也掩蓋不了，扼制不了的！

2. 駁破壞反帝鬥爭的“群眾覺悟普遍低落”謬論

關於群眾的覺悟問題，「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提出了具誤導性的論調。他們一邊說「鬥爭形勢好」，一邊却緊接着說「群眾的覺悟普遍低落」。他們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強調「群眾的覺悟普遍低落」這個論點。他們正是根據這個論點來看待左翼群眾運動（包括學運）的，因此，他們所謂「鬥爭形勢好」，事實上只是一塊眩目的布塊，用來掩飾他們暗中散放誤導性的歪論，妄圖蒙騙和誤導群眾對局勢的正確認識吧了。

我們說今天革命形勢好得很，是從人民群眾跟反動派的矛盾日益尖銳人民群眾覺悟日益提高看清了革命的正確方向，遵循正確的鬥爭路線，紛紛勇敢地起來同反動派展開鬥爭，以及革命人民的正義的鬥爭，狠狠地、堅強有力地打擊着反動派，暴露了它們的兇暴、反動但虛弱的本性，從而教育廣泛的人民，使他們認清了反動派是可以打而且打得倒的，認清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使反動派愈來愈陷於孤立，越來越向死亡的邊緣接近，這就是一些大好的形勢。人民都普遍覺悟起來了，人民要在各個方面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展開革命鬥爭，怎樣可以把人民群眾的鬥爭和革命的好形勢分隔開來呢？必須指出，人民覺悟的提高，是跟左翼的正確領導和教育工作，以及人民群眾的親身的的生活體驗分不開的；同時，國際革命人民的鬥爭的高漲和取得節節勝利，也必然對我國群眾的覺悟的提高有所影響。

我們承認群眾覺悟愈來愈高，並不否認群眾有落后，及還未覺悟，暫時處於中間狀態的人物。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種還未覺悟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不固定的狀態，隨着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絕大部分還未覺悟的人們，思想覺悟提高了，世界觀迅速的變化，群眾中間長期蘊蓄着的革命的積極性，終於像火山一樣地大爆發出來，這時，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形勢表現得更鮮明了，我國社會中各階層人民的反帝反殖的雄偉力量也更鮮明地呈現出來了，人民群眾覺悟的程度也愈提高了。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工農群眾的階級地位，革命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使得他們比較容易接近先進、革命的思想，他們滿懷着對剝削者、壓迫者的仇恨，滿懷着改善生活的願望，他們是要起來造反動派的反，革反動派的命！我們相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在改造客觀世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他們的精神面貌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絕不能把群眾看成是愚昧，無知的人……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群眾當中落后的或比較落后者的轉變進步，往往是先進分子的帶動，幫助和影響。這些先進的、積極的分子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群眾的帶動人。歷史一再表明，革命鬥爭從來都是由先覺悟的革命者首先發動和展開通過實際的鬥爭（不只是口頭的）來影響尚未覺悟的群眾，使他們也起來鬥爭；正是由於這種情況，革命的政黨、組織，才那樣耐心地、努力地進行各種日常的教育和組織工作，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啓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才那樣不只是以革命理論和造反精神去教育組織群眾，而且更重要的在於動員他們行動起來，向反動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通過鬥爭來暴露反動派、打擊反動派，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勇氣和信心通過鬥爭來磨煉和增強革命隊伍的戰鬥力，以及積蓄革命力量，以備革命時機成熟時，人民群眾能夠和敢於起來奪

取革命的勝利。今天，左翼的任務正是要引導群眾展開議會外群眾鬥爭，引導群眾敢於突破反动派允許的範圍展開鬥爭，從而引導群眾藐視反动派用來欺騙人民的「議會民主」和用來恐嚇人民企圖使人民屈服於反动派的專制統治的法權觀念，以及通過鬥爭的鍛鍊，提高群眾的政治思想水平，學會在反动派的各種誹謗、污蔑、中傷以及法西斯鎮壓的情況下，把鬥爭堅持和推展下去。群眾是絕對會站在革命者一邊的。革命的左翼是從群眾中來，是為群眾的利益而戰鬥的。左翼反對和打擊的，就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的反动派而這正是群眾心目中要打擊的。左翼的鬥爭一定能感動群眾，他們一定會起來同左翼革命力量一道推翻壓在他們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三座大山！

事實是這樣的清楚不過，但「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有意散播消極悲觀長期等待革命的錯誤誤導性的論調有意誇大或只看到群眾的落后（比起先覺悟的革命者）一面，不看到人民群眾同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在我國扶植的阿都拉曼、李光耀反动政權處於對立的地位，不看到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有從自覺到自覺的發展過程，把人民群眾看成沒有革命要求和不會起來革命的無知馴民。他們是在抹殺廣大群眾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爭取民族解放和實現祖國復歸統一的革命願望、及在模糊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他們反對左翼進步組織應站在群眾的前頭去領導，而主張（實踐上也做了）站在革命群眾的後頭批評群眾的鬥爭太激烈，甚至站在革命群眾的對面來反對群眾同帝國主義者、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看不到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迫切的革命需要，不願意領導群眾展開鬥爭，却要把他們看到的一部分群眾中落后分子的意見，誇大為廣大群眾的意見，拼命叫嚷廣大群眾的覺悟普遍低落，千方百計要革命左翼去遷就他們所謂「群眾的落后」，要革命左翼遵循他們的長期的「教育」，「和平」鬥爭的道路以為這樣反动派無法「污蔑」，也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否則會觸怒反动派，脫離群眾，不得群眾的「支持」。至於和反动派展開面對面的鬥爭麼，他們說是要等所有群眾都覺悟起來同反动派進行鬥爭時，左翼才可進行這種鬥爭。這充分暴露了他們藉口所謂「群眾覺悟普遍低落」，而主張把左翼各條戰線的鬥爭局限於反动派允許的範圍來符合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需要，永遠保存他們的統治的可恥面目。他們口口聲聲說要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事實上却極力要阻撓群眾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對局勢的分析中，不提當前左翼大力開展的議會外群眾鬥爭。他們是那樣害怕群眾的政治覺悟越提越高，那樣害怕和反對革命啊！

「學運報」這伙黑幫分子口口聲聲說局部服從全局，甚至可「犧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來參加左翼的全局性的鬥爭」，但是他們却又利用各戰線應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為幌子，提出「不是重複口號」就能教育群眾，提高群眾覺悟，藉以反對各條戰線對關係全局的鬥爭採取一致行動（不搞他們所謂的獨立鬥爭）以及掩護和抹殺全局性鬥爭對提高群眾政治水平的重大作用！比如目前左翼各戰線都提出粉碎「馬來西亞」、反假「新加坡獨立」，爭取實現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等同一的政治性口號，以及參加這個「全局性」的鬥爭，但「學運報」那伙却極端厭惡和不满這些政治性口號和隻字不提政治鬥爭的教育群眾的作用。他們的居心難道還不容易看出來嗎？他們是那樣強烈地反對左翼動員人民起來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的新加坡」，打倒美英帝國主義！他們是那樣死心塌地地為帝國主義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服務！

他們還認為「群眾普遍落后」，造成目前形勢是

處於兩個高潮的過渡階段。我們固然不知道他們的兩個高潮究竟何所指，但却可以理解他們所謂過渡階段是指低潮。只是由於事實明瞭的說明目前鬥爭在高潮中，他們因此不敢提出低潮這個字眼而想用兩個高潮的過渡階段來否定目前是高潮照他們的說法，他們要怎樣解釋他們所謂的「兩個高潮」的前一個高潮的群眾覺悟情況呢？是不是在群眾普遍覺悟低落的情況下有鬥爭高潮的出現？是不是高潮時群眾覺悟普遍高升而高潮之後又回復低落了？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是把過去歷次的鬥爭割裂開來，把它們當作沒有內在關係的，沒有繼承關係的；而是認為每個鬥爭都是從所謂教育提高落后的群眾的覺悟開始，而每個鬥爭高潮過後，群眾覺悟又落后了。他們沒有看到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在革命鬥爭的長期發展中，群眾的政治水平，階級覺悟不斷地提高，而鬥爭則在不斷地向前挺進——向勝利的目標挺進！他們散播這種錯誤荒謬的「兩個高潮的過渡階段」和「群眾覺悟普遍低落」的歪論，無非想混淆人們對鬥爭的正確認識。如果再把他們這種變相的「低潮」論同他們在分析局勢特點一再提出的反动派的「鎮壓」結合來看，那麼，我們也可以理解他們是怎樣看待反动派的「鎮壓」的了。他們只看到「群眾的普遍落后」和反动派的鎮壓，而沒有看到反动派對革命鬥爭的血腥鎮壓，必然使它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反應面目和虛弱本性更暴露出來，必然使它更失民心，更促使群眾認識覺悟提高，不滿加深，而人民的造反鬥爭規模因此越大，以及更深入。革命的左翼運動正是不斷地反擊敵人、暴露敵人，突破壓力促使革命高潮一天比一天高，反动派的逮捕和鎮壓並不能阻止鬥爭潮流的高漲。高潮的到來，取決於群眾的鬥爭，和左翼執行正確路線，勇敢地領導群眾起來鬥爭。群眾對鬥爭充滿信心，斗志昂揚，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發揚主觀的能動作用，遵循着正確的鬥爭路線，大力開展鬥爭，就能把鬥爭高潮推向一個更高的高潮。「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閉眼不看我國當前群眾鬥爭日益高漲的局面，却處心積慮的大刮陰風，企圖歪曲當前的鬥爭現實。他們的這種歪曲事實，妄圖誤導反帝群眾，壓制群眾的鬥志，逐步麻醉群眾思想的惡毒陰謀是無法得逞的！

3. 揭穿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

反對左翼徹底進行反右鬥爭的陰謀

這幾年來，我國左翼內部在政治思想領域內正開展着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鬥爭。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左翼隊伍內的反映。因此，這場鬥爭，歸根結底，是一場尖銳而深刻的階級鬥爭。在我國人民與反动派之間的鬥爭尖銳化、劇烈化的時刻，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大為泛濫，顯然的，這是有着發生、滋長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但是，「學運報」那伙黑幫是怎樣分析這個問題呢？

這伙黑幫分子這麼的說：「這幾年來，隨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傀儡集團鬥爭的尖銳，造成一些干部只看到反动派的暫時和表面的強大而高估敵人的力量，片面地從被鎮壓的局面出發，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因而，害怕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形成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體系。」這里，他們不提產生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根源。（主要是指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以及適應這種社會制度而存在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各種落后、腐朽的思想意識的影響）；他們也不提右傾機會主義的歷史根源（主要是指左翼過去對某些鬥爭問題的看法與態度所造成的影響，如太注重於「議會內鬥爭」而忽視「議會外鬥爭」等）；他們也不提產生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指左翼內部成員思想上存有的小資產階級及資產

階級的思想意識)。事實上，正是他們不願意提的這些客觀存在的因素，加上一小撮爲着適應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需求來破壞人民群眾解放事業而惡意散播右傾機會主義論調的牛鬼蛇神大肆放毒，才造成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泛濫一時，絕不是像「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所說的，只是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和過低地估計人民的力量。他們這樣說，明明是企圖抽掉右傾機會主義的階級內容，企圖藉此模糊人們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認識，以便他們販賣超階級的錯誤言論，及用這種言論來解說學運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配合他們散播的學運的超階級、超政治的「獨立性」、「特殊性」的謬論。他們一再強調不要把「反右傾鬥爭和階級鬥爭混淆起來」，反對正確的革命者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右傾思想。還應該指出的是，左翼這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廣大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幹部和群眾同一小撮有意散播右傾機會主義的敵人代理人、黑幫分子和牛鬼蛇神之間的鬥爭。人們都清楚地看到，是那一小撮敵人代理人、黑幫分子和牛鬼蛇神拉攏了一些思想不純，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大量散播右傾錯誤思想，使到右傾的言論一時很囂張。但是，「學運報」那伙黑幫却把「右傾主義思想體系」的形成，說成是由於「一些幹部」犯了恐敵症，這不是明目張胆地替陳辛、魏利煌以及形形色色的黑幫分子開脫罪過嗎？看，他們到底是站出來，替被左翼批倒、斗臭的黑幫分子辯護了。他們原來就是一丘之貉！

其次，對於右傾機會主義的各種表現和特征，他們也閉口不談，極盡掩飾之能事。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所知道的「現在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是什麼」吧。他們說：「照我們看來，右傾機會主義就是在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因爲高估敵人力量的，低估群眾力量，在政策上以暫時利益遷就長遠利益，從而不能引導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鬥爭走向勝利的錯誤路線。」他們在分析右傾機會主義時，總是抽象的，迴避問題的議論一番，這正是他們的一個特點。他們不願意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在「國民服役登記」、「退出大馬路」、假「新加坡獨立」、「議會鬥爭」等問題上的各種政治、思想以及鬥爭實踐各方面的錯誤。我們從他們表示曾就一九六四年「國民服役問題進行討論，批判了“有原則登記”的錯誤」以及「去年（一九六五）和今年（一九六六）初，……對鬥爭路線問題進行了有系統的研究，明確地肯定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却沒有半個字指到批判了什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以及他們在分析當前局勢的文字，沒有半個字提到正確鬥爭路線，把這些現象聯繫起來，我們很自然地理解到：他們對當前左翼所批判的一系列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持有異議的，是不贊同的！他們表面上也喊「反右」，無非掩飾他們的右傾的廬山真面目。然而，他們必竟掩遮不住，因爲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就是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臭東西，因爲他們要頑固地表現自己！

我們從他們對反右傾的方法的意見，也可以看透他們維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心意。他們說：「在批評右傾思想時，不能簡單粗暴地打擊，不能毫無保留地搬用別人反右傾的方法」。又說：「我們主張不要照搬外面（按：指學運之外的其他戰線）處理反右傾鬥爭的方法毫無保留地搬過來（按：搬到學運中來）。」在他們心目中，其他戰線反右傾的方法是怎樣的呢？就是「簡單粗暴」嘛！他們說：「我們提出處理反右鬥爭（按：在學運中），不要簡單粗暴，而不是叫工農向學生學習。」這不是明明白白地指出工農反右傾方法簡單粗暴是不妥當的，學生則不可以。這種說法固然也是配合他們把學運當作與其他戰線不同，有其超階級等「特殊性」的「理論」，但在這裏，主要是在污蔑左翼各戰線反右傾的正確方法，並表露他們不同意當前左翼對陳辛、魏利煌等頑固推行右傾機

會主義路線的黑幫分子所採取的徹底暴露、批判、孤立和打擊，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把他們從左翼隊伍中清除出去的作法。看，「學運報」這伙黑幫分子總是要頑固地表現他們和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革命派是處處不合的！總是要頑固地表現他們對黑幫分子陳辛、魏利煌之流被左翼批倒斗臭而感到憤憤不平！

他們也曾大談「對於右傾機會主義，不論什麼人犯上，都不能採取調和的態度」，因爲，「右傾思想表現於實踐上，必定會阻礙鬥爭的發展，破壞了群眾的利益。」說得多好聽啊，可是，他們用「但是」二字把筆鋒一轉，就提出對於在大家的批評下仍然「堅持錯誤」、「並且在實踐上繼續貫徹其錯誤看法」、「反對鬥爭」的人，只要「撤掉」其「工作崗位」，認為這樣就能「排除」了「錯誤思想在實踐上的領導作用」，及「保證了錯誤思想不再破壞鬥爭的實際利益。」因而，反對在組織上對這種人採取紀律行動。他們真是在閉起眼睛來說瞎話嗎？真的沒有看到那些頑固的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即使清出組織，仍然到處活動，千方百計的以其錯誤思想來影響和破壞左翼鬥爭嗎？不！他們是看到，他們的眼睜得圓圓大大的，他們看到執行正確鬥爭路線的革命者把那伙黑幫分子揪出來，批倒斗臭，使之無法搗亂、爲非作歹，致有「同志遭殃」，「同道」難張之感，因而鑽出來大作不會「破壞鬥爭的實際利益」的保證，一心一意想要讓那些黑幫分子留在左翼組織內部。他們的這種想法是妄費心機的。真正的革命派和黑幫分子是無「共同的思想」，更無「共同的行動」的，因而，真正革命派爲了有效地展開鬥爭，爲了對群眾的事業負責，必須堅決地把反對鬥爭的黑幫分子斗倒，斗臭，使他們不能在群眾中興風作浪，破壞鬥爭。

「學運報」這伙黑幫的「治病救人」的胸懷的確是太寬大了，他們寬宏大量到把「持有爲反動派服務來破壞群眾解放事業的目的」，「企圖把群眾運動引向失敗的道路的」敵人特務，當作左翼組織內「犯有右傾思想」錯誤的人。他們就是以這樣的奇大的度量，來對待敵人，但却把革命派反右傾的作爲怒斥爲「簡單」、「粗暴」！「一萬個不能同意」！他們沒有片言隻語去譴責那些堅持錯誤的人，警告他們如果繼續堅持錯誤，必然要把他們同正確的革命派的矛盾轉化爲對抗性的矛盾！而這種後果，他們自己必須負責！沒有，「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沒有對這種堅持錯誤反對鬥爭的人有過什麼「直諫」，反而是長篇累牘地攻擊反對堅決反右的革命派！他們反對什麼？贊成什麼？難道還不够清楚嗎？他們口喊「反右」，不過是偽裝而已！

爲了把反右傾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分開，孤立起來看待，他們還杜撰出了一個所謂「工農領導」的統一戰線，來招搖撞騙。他們認爲不可在廣泛群眾當中提出與無產階級，減資產階級思想，因爲統一戰線中有「開明的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儘管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這種說法是他們被批判後，在第三篇文章才提出的），也是不可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他們提出了不可「與無產階級，減資產階級思想」，無非爲了反對在統一戰線（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聯合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進行思想鬥爭，實際上就是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就提了一個「工農領導」）。我們知道，思想鬥爭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必然有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存在，也就必然有代表不同階級意志利益的思想的鬥爭存在。統一戰線即包括了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有階級鬥爭。即是說，工人階級爲了維持統一戰線的領導，保證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政權的革命鬥爭能够堅持、發展和取得徹底勝利，必然要對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階級的動搖、妥協、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錯誤行為和思想進行鬥爭。這實際上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但「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不承認這一點。他們是那樣地害怕和反對階級鬥爭，原因是他們是被鬥爭的對象，他們是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綫上！然而，革命派絕不會因為他們害怕和反對而不批判他們，鬥臭他們！

對學運問題的右傾言論的批判

我們已經指出「學運報」的出現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同時也揭露和批判了「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在一系列政治鬥爭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批判他們對學運所發表的各種謬論。從他們所謂的「對學運問題的意見完整地集中」的那三篇文章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是有陰謀。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觀點」貫徹到學運中去顯然，右傾機會主義在其他戰綫上被批倒斗臭后，那般頑固地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黑幫分子就想保住他們在學運中的地盤，以便繼續散播右傾機會主義理論，準備進行反復，破壞左翼運動（包括學運）。他們對學運問題的「意見」，突出地表現在鼓吹學運的「獨立性」和「特殊性」上。儘管他們沒有用「獨立性」和「特殊性」這樣的字眼（因為這種字眼在工運上運用時已被批判，再用這種字眼很容易暴露自己），但是他們確是從這種觀點去看學運的鬥爭性質，學運和政治鬥爭的關係，學運的反右傾和學運的組織工作等問題的。以下試從幾方面來揭穿他們的謬論。

1. 超越階級、和平、覺悟低落的所謂學生特點

首先，在關於學生的特點方面，他們提出超越階級的分析。

「學運報」社論說：「學運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是要發展學運的，學運成員的這種組成成分是與其他戰綫的成分有顯著的不同，其特點就是同學們是熱愛真理，他們敢於承認錯誤以改進自己。」他們在第三篇文章中說：「他們（學生）並非社會人士的組成部分，其職務在於學習。」

顯然，他們說學生「並非社會人士的組成部分」「與其他戰綫的成分顯著不同」，明明是要把學生當作超越階級、超社會的「人」看待。而事實上，學生是作為有階級性的社會成員而生活於階級社會中的，他們出身階級家庭，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工人階級、農民等，相當大部分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既然是出身在不同的階級家庭，那麼，他們必然在思想上受到不同階級家庭里的階級思想意識的影響；再加上社會環境、學校教育，也都以各種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思想意識影響着他們。學生是生活在階級生活中，他們接觸的老師、同學、親人以及其他人都作為階級成員的人所以，社會的事物影響着學生，學生也影響着社會；學生是社會的成員，學生的思想是存有階級烙印的。當然，我們也看到廣大學生是年青熱情的，是比較容易接受革命理論和新鮮事物的。為什麼說他們比較容易接受革命理論和新鮮事物呢？因為他們大多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和工農大眾家庭，社會壓迫落在他們的親人身上也落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同他們的親人一樣，對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朽社會感到不滿和厭惡，他們同他們的親人一樣對社會的各種不合理現象感到不平，他們自己也面臨着沒有學習的自由，面臨失業、失學、迫害等威脅，因此，他們是有革命傾向和革命要求的，容易受革命影響，容易接受反抗腐朽勢力、消滅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爭取擺脫壓迫和爭取自由解放的真理；他們是不滿現狀和腐舊的事物的，因此他們是熱心於追求和接受新鮮的，進步的理論和事物的。「學運報」却抽象地從學生是熱愛真理，抽掉了學生的階級性。他們甚至把「敢於承認錯誤以改進自己」也當作學生的特點，這正是荒謬可笑。

由於學生思想中的階級成分不同的，學生之間存在着階級矛盾是很自然的。學生之間的階級矛盾主要是要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甚至是很劇烈和尖銳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左派。我們從「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一再叫嚷不要把反右傾鬥爭和階級鬥爭混淆起來，就明白他們是不承認學生之間是存有着階級鬥爭的。

當然，學生的閱歷並不深，他們並不能完全擺脫階級出身和社會環境所給予他們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影響，因此，學生是必要進行改造世界觀，必要在思想靈魂深處鬧革命，必要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去經受鍛鍊，以期加深對社會的認識，樹立先進的革命階級（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學生的政治敏感性是強的，但在政治上他們並不成熟，鬥爭經驗也少，所以，他們應該在參與政治鬥爭中，學習政治鬥爭經驗，以期對社會進步，對人民展開的反帝反傀儡政權，爭取獨立解放的政治鬥爭，貢獻他們的一分力量。

對於學生的思想情況，我們是應該作如上那樣的階級分析的。可是，「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却不是這樣。當別人批判他們「否認學生存在階級」的論調時，他們急急忙忙也來對學生界進行階級分析，然而，由於他們是反對階級分析學說的，所以，他們不得已而作出來的分析既顯得勉強，而且錯誤百出。他們一邊說「學運隊伍中包含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階級出身的分子」（見他們的第三篇文章）一邊又說：「在求學期間（尤其在中學階段），其思想上比較純潔（指本質上沒有問題），」這裡，他們又把階級分析忘了。他們一邊對學生出身作了階級分析，一邊又說「由於階級出身的局限，使他們易於動搖妥協，易犯上錯誤思想，所以在階級中必然存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意識」，把學生群眾（包括工人出身的子弟）說得那樣糟，沒有革命性！他們甚至一邊說「學生隊伍是以工人階級思想為領導」，一邊却惡毒地說，「學運干部和同學犯上右傾思想毛病」，不指出產生「右傾思想」的真正階級根源，而把革命的工人階級思想和右傾思想拉在一起，混淆視聽！

他們還在第三篇文章中，以「對少年兒童的教育應該是採用輔導和示範」為例來為他們的「學生界不存在階級」的論調辯解，說他們的對學生的特點的論述是就教育方法方面發言的。然而，事實恰恰是他們所論述的學生特點，是就學生的思想素質而發言的，不是在論述教育學生的方法，他們在「黔驢技窮」的時候，妄圖舉這個例子來轉移視綫，蒙混過關，是絕對辦不到的！

他們的非階級觀點還反映在他們認為「學生是和平」的上面。他們說：「學生是和平的，學生鬥爭往往都是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遭到反动派的暴力鎮壓，在一般人看來，學生是對的，所以學生的鬥爭往往能較之其他許多鬥爭更得廣泛群眾的支持。」而「反动派每每要壓制學生總要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在這裡，他們大談和平主義，大談和平主義的作用了。在他們看來，群眾支持不支持一場鬥爭，不是在於群眾對這場鬥爭實質內容的認識；群眾是看進行鬥爭的人是和平的，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而不在於看進行鬥爭的人是被壓迫性、革命的、正義的，他們的行動是反壓迫的、革命的、正義的。他們是那樣「聰明」地把群眾看成不辨是非的「糊塗虫」，和平主義者

啊！生活在階級鬥爭激流中的人（包括學生），怎麼可以用「和平」不「和平」來劃分呢？到底「和平」的標準是什麼呢？再說，階級鬥爭是激烈的，是你死我活的搏鬥。他們固然不敢公然說反動派的殘暴的鎮壓人是對的；但照他們的邏輯，人民所展開的反壓迫的激烈鬥爭，如目前所展開的議會外群眾鬥爭，是激烈的行動，不是和平的行為，就不是對的了，不會得到廣泛群眾的「同情」和「支持」了，各國人民的武裝革命鬥爭則更是激烈，更不會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而反動派要鎮壓這種暴烈的革命行動，則不用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比起對付群眾的「和平」鬥爭）。他們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要展開鬥爭的學生（以及各階層人民）應該走和平主義路線，面對反動派的鎮壓，襲擊時，也要乖乖讓它宰割；這樣，就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就會使反動派處於不利的地位！試想，如果被壓迫的人民都懷着這種和平思想，反動派不是更能肆無忌憚地對革命人民進行鎮壓，因為廣泛群眾就是同情和支持也只是限於和平方式；這樣，人民能夠打倒反動政權，獲得翻身嗎？

他們強調學生是和平的，學生鬥爭是和平，顯然也是他們所主張的學運的「獨立性」「特殊性」的一個方面。

他們除了大吹學生是超階級、超社會的特殊的人的論調之處，還放出了一個「廣大」的學生群眾「覺悟仍然低落」的論調。這種論調和他們說今天「廣大」群眾「覺悟仍然低落」的論調是一脈相通的。他們以這種論調作為「根據」，反對學運與政治鬥爭結合，反對學生與工農群眾結合。他們對於學運（特別是中學生的鬥爭）的高漲，對於廣大同學普遍不滿反動政權的反動政策（包括教育文化政策）和要求改變現狀的革命願望，對於革命的左派同學的藐視反動派、敢鬥敢鬥的造反精神，對於革命的左派同學所展開的鬥爭如遊行、寫標語、貼大字報，來反宣誓、反假「獨立」、粉碎「馬來西亞」反迫害等給予中間的、落后的同學的啓發、教育和影響作用，對於這一切，他們視若無睹，眼睛朝天地空喊學生的覺悟低落。他們一邊大談「五·一三」的鬥爭，學生運動的蓬勃開展，大談形勢好得很，「學運存在鬥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邊却大潑冷水，再三強調同學思想覺悟仍然低落。他們這樣說，意圖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學運沒有條件直接參與政治鬥爭，它應以低口號低形式展開鬥爭，它有自己的「獨立性」。什麼時候才有條件參加呢？按他們的意思是，當群眾都一齊起來在行動上展開鬥爭時。這難道還不是十足的尾巴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嗎？其實，學運若按照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跑，遠遠地脫離了政治，甚至蛻化變質和墮落到反對政治鬥爭，誰敢保證到階級鬥爭大尖銳、社會大動蕩的時刻，他們不會出來阻止暴烈的革命行動而鼓吹「和平」的鬥爭呢？就算是他們跟着群眾後面也鬧革命吧，那也是徹頭徹尾的投機、順風轉舵的作法，他們的內心可是「一萬個不同意」呢而他們所主張的這種學運路線，對革命鬥爭還有什麼促進的作用呢？沒有，絲毫也沒有！他們妄想歪曲中國學運鬥爭的事實，來替他們脫離政治鬥爭作「理論根據」。然而，事實雄辯地說明，在五卅運動時期，中國青年學生是站在運動的最前線的，是作為群眾運動的先鋒隊而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他們的英勇、正確的鬥爭行動，不僅大大教育和鼓舞了廣大學生青年，而且也大大影響和推動了中國革命鬥爭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廣大群眾的覺悟，負起了歷史交給他們的偉大任務。和當時的中國青年學生相比，「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的反動面目就更明顯地暴露出來了，虧他們還那樣神氣十足地擺出教訓別人不懂學運鬥爭的「特點」，他們簡直不知羞恥為何物！

2. 駁學生不能參與政治鬥爭的反動言論

「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裝造了超階級、超社會、「和平」的、「思想落后」的所謂學生、學運鬥爭的特點，作為他們搞學運的獨特性的鬥爭，學運脫離政治鬥爭的「論據」。這種「論據」還有一個，那就是反動派的鎮壓，就是所謂「學運面對來自反動派和學校當局的極大壓力」。他們說：「反動派往往以參加政治活動為理由鎮壓學運」，為了避免鎮壓，學運應該不要參與政治鬥爭。這不是投降路線是什麼？他們說學運不提出政治性口號而被反動派加以鎮壓（用他們的話，即反動派強把「學運鬥爭抹上政治色彩加以鎮壓」），這樣，反動派「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幫助我們擦亮群眾的眼睛。」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呢？我們要問，在這樣的情況下，群眾的眼睛看到了什麼？認識了什麼？是認識到反動派在無理「污蔑」學生參加政治而學生實際上是沒有參加政治的不問國家大事的書呆子？是認識了反動派不應該鎮壓無政治色彩的學生鬥爭？很清楚，他們認為反動派鎮壓「和平」的學運幫助他們「擦亮群眾的眼睛」，是指群眾了解到反動派的對付反對者是不「和平」的因而要向反動派爭取「和平」的待遇，另一方面則指群眾對教育和政治分離，學生與政治無關的觀念和認識加強了加深了，這就是所謂的反動派要付出巨大代價吧！這種代價，實際上反動派是極願意付的。因為，按照他們的這種「理論」，群眾的這種「覺悟」提高了，那麼，學生參與鬥爭，參加祖國的解放鬥爭，都要被群眾所反對了，群眾都不支持了，這對於反動派壓制反帝解放鬥爭，維持它的反動政權是有益。看，他們是多麼效忠地替反動派着想啊，正是為了這樣

對內教育自己的群眾，對外提高群眾的覺悟，他們要硬硬把學運從祖國人民解放鬥爭的隊伍中拖出來。按照他們的意思，不這樣，反動派就容易鎮壓學運了，而且不須付出什麼代價。在他們看來，學運參與政治活動是那麼無意義和無作用的。只有搞「獨立性」的學運才有意義和作用。從這里，人們難道還不够清楚理解到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觀點嗎？

反動派的對學運的鎮壓是必然要發生的，按照他們的「意見」，學運就沒有可能提出政治性口號了。他們說：「今天，在面對強力鎮壓之后，要突破反動派的壓力，就不可能立即以政治性口號來展開。而必須以各種水平較低的口號」來展開，按照他們的邏輯，面對反動派的鎮壓，學運就不能展開直接刺反動派心臟的有鮮明政治性口號的鬥爭。這就是說，敵人鎮壓，學運退后（不可提政治性口號了）；學運逐漸發展，敵人又鎮壓，學運又退后（不可提政治性口號），照這樣循環下去，學運什麼時候才能教育和動員同學參與祖國人民所轟轟烈烈開展的政治鬥爭——即打擊和推翻反動政權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啊！照這樣循環下去，學運什麼時候才能發揮作為左翼運動有力一翼的作用，教育廣大群眾，鼓舞廣大群眾參與推翻反動政權的政治鬥爭啊！而照他們的「意見」，在反動派實行更法西斯的暴戾統治，更全面鎮壓左翼運動時，學運永遠不用提出政治性口號了！他們還提出在過去「同學存在着公開組織時」，學運可以對各種「全民性」問題「發表支持左翼的立場，並以各種方式支持了左翼的全民性」鬥爭。（注意，他們是談支持左翼，他們把學運看作不屬於左翼的一部分）而現在，却不能了。照他們的這種「意見」，當反動派實行公開軍政暴戾統治時，學運不僅不可提出政治性口號，連以各種方式參與政治鬥爭都不可以，學運從此休矣！

他們是那樣害怕反動派的鎮壓，害怕學運被反動派抹上「政治色彩」，為此，他們要一心一意搞「和

平」的學運，與政治無關的學運。其實，反动派的鎮壓是不可避免的，而以學運參加政治鬥爭為理由鎮壓學運也是反动派慣用的伎倆，這反映了反动派是那樣害怕學運參加政治鬥爭，害怕學運發揮它的蓬勃生命力，教育群眾的帶頭作用。再者，學運不提政治性口號，也不是以反动派會不鎮壓、會不會給學運「抹上政治色彩」為依歸的。在今天，祖國人民正在熱烈地開展粉碎「馬來西亞」反假「新加坡獨立」、反帝、反傀儡政權的鬥爭，學運是迫切需要投入這個鬥爭洪流中去的！

學生不可談政治，不能參與政治鬥爭，這是右傾分子才會講的論調。反动統治階級是最希望被壓迫的人民（包括學生）不談政治，不進行政治鬥爭，以便他們可以永遠安穩地坐在統治寶座上。「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也覺察到他們反對學運參與政治鬥爭，未免把自己的反动面目暴露得太明顯了。於是也裝模作樣地提出不堅決反對學生參與政治鬥爭的論調，他們說：「對於左翼所展開的一切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個別的參加」，好一個「可能的情况」！這個「可能的情况」到底是怎樣的呢？是在反动派不鎮壓之時？是廣大人民都行動起來和反动派進行激烈的決戰之時？是人民革命勝利之時？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可能的情况」是什麼！事實上，這是他們拒絕參加政治鬥爭的一個便當的藉口吧了。因為只要說「情况不可能」，就不用參加了！他們不是說過去有條件展開和參與政治鬥爭，現在却没有這種條件了嗎？他們又說「在不影響學運的情况下參加」，當前許多局部性的群眾鬥爭。看，他們多照顧學運的「特殊性」啊，他們竟然對於參與群眾鬥爭提出條件，講價還價來了。對於全局性的群眾鬥爭呢，他們說得很好聽，「我們當然是必須犧牲自己的局部利益，參加的。」然而，對於人民當前開展的反帝、反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反對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政策這種「全局性」的鬥爭，他們却表示沒有條件參加。他們認為反假「新加坡獨立」不是當前學運中最尖銳的問題。然而，事實上，今天，帝國主義及其傀儡行動黨政權却把假「新加坡獨立」尖銳地放到我們面前！在學校，學生更是面對所謂「宣誓」「效忠」所謂「新加坡共和國」的挑戰，反动派已經強行灌輸所謂「新加坡」國家概念給學生。問題難道還不够尖銳嗎？可恨的，這伙黑幫分子却說問題不尖銳。他們認為只要「向同學宣傳反對和打倒反动政權的必要性」，不要「立即提出這個政治性口號和採取相應的行動」，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話，不要「採取相應行動」，即不要參加政治鬥爭，參加人民反帝反傀儡政權的鬥爭，他們還是死公場地維護學運的所謂「特殊性」，把學運和全局性鬥爭對立起來，以為參加了全局性的鬥爭，是當然要忍痛犧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了。我們知道，局部性的鬥爭是隸屬於全局性的鬥爭的。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這是為了使全局鬥爭得以取勝。全局形勢好，局部形勢也必將隨之好起來的。當然，有助於全局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局部鬥爭，也是應該展開的。總之，從本質上看，從長遠的觀點看，參加了全局性的鬥爭，並不「當然」要「犧牲局部的利益」，而是有益於局部的。

至於從他們要向同學宣傳反帝反傀儡政權的必要性，那也是騙人的。他們連在分析局勢的文字中都不願意宣傳正確鬥爭路線，甚至不提出粉碎「馬來西亞」、反假「新加坡獨立」這兩個口號呢！我們完全可以肯定他們不會真心誠意去宣傳政治鬥爭問題的。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政治與學運結合的看法再次証明這一點。他們說：「所有我們展開的維護民族教育和爭取權益的鬥爭，都是把矛頭直指反动派，都是實現人民戰略目標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所謂學運與政治相結合了。如果按照他們的「高論」，實現人民戰略目標

的組成部分，在學運上，僅僅是展開「維護民族教育和爭取學生權益」；在工運上，僅僅是展開捍衛工人階級權益和改善生活的經濟鬥爭；在農運上，僅僅是展開減租減稅的鬥爭；在婦運上，僅僅是展開爭取婦女的一些平等權利的鬥爭等等；這些鬥爭都是把矛頭直指反动派，從而人民戰略目標能夠實現了。這實在荒謬透頂。我們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政權。人民的戰略目標要實現，要靠各條戰線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特別是教育和帶員各條戰線所有組織的群眾展開政治鬥爭。這樣的各條戰線的鬥爭，才是實現戰略目標的一部分，才能把各戰線的群眾匯成一支政治方向鮮明的革命大軍，去打倒反动政權。像他們所提出的那種鬥爭路線，只有利於反动派鞏固和維持其反动政權！我們從他們「把學運逐漸引導向群眾政治鬥爭視為學運的最后目標」，就知道他們反對學運與政治鬥爭結合，反對把實現祖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和民族解放作為學運的現階段的戰略目標的。

他們為了怕別人指責他們搞「純學運」，於是大談學運與政治鬥爭結合。然而，他們的所謂結合只是干部的思想要求上「突出政治」，而「在思想上突出政治和鬥爭上結合政治是兩回事，不能混同起來」，他們說的結合政治鬥爭，只是在思想上，在口頭上突出就行了，不必在鬥爭實踐上結合政治鬥爭，他們甚至反對在「一切方面突出政治」。其實，連他們這種口頭上的突出政治都是假的。他們是那樣忌諱被反动派指為有政治色彩呢。當然，如果要說他們在口頭上曾談政治，那就是他們曾談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理論」。

正是依據他們那套學運的超階級、超社會、與政治鬥爭分離的「獨特性」的「理論」，他們認為學運的基本口號是「維護民族教育和捍衛學生的基本權益」他們正是要依據他們所謂學運戰線的「獨特性」的具體情况提出「低水平」的口號（不包括政治性的口號），來教育他們所謂「覺悟低落」的廣大同學，使他們覺悟起來，引導同學「最后投入直接反對反动政權的鬥爭。」然而，我們從他們「學運是非社會分子組成」，學運的鬥爭是「和平」的，就會理解他們是不會引導同學去直接投入改革社會政治制度的鬥爭，因為那是一種暴烈的鬥爭！今天，人民在進行反假「新加坡獨立」粉碎「馬來西亞」的鬥爭，而他們却反對提出「政治性的口號」不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嗎？

3. 揭穿掩飾、包庇和推行右傾學運路線的陰謀

學運既作為社會運動的一個環節，那麼，在學運中出現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原是不足為奇的。關鍵在於我們要正確地分析產生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正確地認識右傾機會主義的各種具體表現，並以正確的方法有效地把它掃除出學運和肅清它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徹底暴露了他們虛偽地反右傾而實際上充當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辯護士的醜惡面目。暴露了他們賣力地幫忙帝國主義來誤導群眾，破壞人民的反帝鬥爭。讓我們看看他們要弄些什麼卑劣的花招吧！

我們知道，學生是社會的成員之一。學生既然生活在我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當中，他們不能不受到剝削階級各種壞思想的影響，特別是由於他們在憲制「的政治環境中成長，欺騙性的「議會民主」觀念不能不在腦海中保有深刻的影響。因而在同帝國主義及其傀儡集團展開鬥爭時，相當部分的年青的學生還不能徹底丟掉對「議會民主」的幻想，還不能習慣於不按照舊制度的舊秩序辦事，還不能大胆地突破反动派「允許的範圍」進行鬥爭。我們也知道，學生是有階級性的。相當大部分的学生是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出身的。加上社會、家庭、學校教育所傳播的資產階級思想

的影響，學生的頭腦自然在不同的程度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渲染；特別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造成學生行為錯誤的重要思想根源。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廣大學生是少經殘酷的階級鬥爭（革命的政治鬥爭）的鍛鍊，他們少見激烈的階級鬥爭的世面，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是不成熟或不很成熟的，這種弱點，造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有滋生的機會。同時，我們也看到，反動派通過為它服務的職業學生，利用各種途徑和各種機會散播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妥協、消極悲觀等言論情緒，也能給認識不高的學生予一定的影響。所有以上所述的，都是學生隊伍中產生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根源。凡是正視現實、運用階級觀點分析問題的人，都會承認這些事實的。但是，「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在分析學運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生原因的時候，却絲毫不提到產生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社會、階級和思想根源，而是荒謬地說學運「存有右傾思想，主要是受到外界右傾思想的影響，對問題暫時模糊不清，或存在着思想上顧慮」；按照他們的意思，要掃除右傾思想，主要工作在於斷絕外界右傾思想的影響，而不是在於學運內部把產生右傾機會主義的根子剷除掉。在他們看來，學運內部是沒有產生右傾思想的根子的，因而無須在學運展開剷除右傾思想根子的鬥爭。他們就是懷着這樣的鬼胎，使右傾思想得以在學運內部從容地滋長、肆意地泛濫！他們還把大部分干部污蔑為「犯有右傾思想」，藉口「爭取大部分干部同學」這種假造的「多數」，反對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干部同學堅決地展開的反右鬥爭，企圖保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免受攻擊和被粉碎。

「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替右傾機會主義者打掩護的花招，還在他們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的所謂「分析」上暴露出來。在他們心目中，「右傾思想具體地表現現在學運上，就是強調和平組織工作，而不敢發動必要的學生鬥爭，以及害怕反動派開除的威脅」，看，右傾思想的表現這樣簡單，僅此而已！他們拋出這一二點「分析」，使個「金蟬脫殼」之計，就以爲可以讓右傾機會主義的各種表現得免被揪出來，免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然而，他們這一點伎倆騙得過誰呢？他們的陰謀失敗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各種表現被正確的革命的干部同學一一指認出來。那就是：1. 鼓吹學運的超階級、超社會、「獨特性」，反對學運參於政治鬥爭，反對學運與工農群眾鬥爭結合；2. 害怕反動派的鎮壓，藉口「保存力量」、「避免犧牲」而不展開針鋒相對的對敵鬥爭，就是在條件好的時候，也不敢開展有效的鬥爭打擊反動派，或者在展開鬥爭時，畏首畏尾，犯起嚴重的恐敵症來，結果不能展開合情合理的和正義的鬥爭而最終導致鬥爭失敗；3. 強調和平主義，把必要提高的鬥爭形式以及對反動派作必要的反擊污蔑為「過激」，「太高」，並在行动上極力阻礙和破壞以及全心全意迷戀於反動派的「退讓」，一心一意同反動派達致妥協；4. 散播消極、悲觀的言論，鼓吹低潮論，對鬥爭沒有信心，看不到同學的智慧和力量，把廣大干部同學看成「對政治缺乏敏感，工作能力低落」，「思想落后」的書呆子，頑固地堅持尾巴主義，反對積極地把同學帶動到群眾鬥爭中去經歷鍛鍊，提高覺悟；5. 思想上有濃厚的個人主義，政治上對「議會道路」「議會民主」存有幻想，不敢反對或不真心反對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政策；等等。當然，那些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黑幫分子，還表現出他們的頑固性，和野心很大，蓄謀竊取學運的領導權，來貫徹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革命黑線，來更好地為適應帝國主義的需求，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右傾機會主義黑幫分子所有這些具體的表現，都已赤裸裸地暴露在群眾面前，他們要掩飾也掩飾不了。「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的自我表現，就十足證明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寵兒，帝國主義的幫

兇！

毫無疑問，右傾機會主義是左翼運動（包括學運）中的主要危險，反帝必須反右；反右反得好，反得徹底，正確鬥爭路線就越能被群眾所掌握，就越能徹底貫徹，革命鬥爭就能大踏步發展，就能取得勝利，正當學運大力展開反右的時候，「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却大作文章，大談反右的偏差和錯誤，企圖轉移反右鬥爭的目標，從而暴露了他們包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可恥面目。他們在對待學運反右鬥爭的方法上謀謀不休地高唱學運的「獨特性」的調子，胡謔什麼不可搬用「別人」「外界」的「粗暴」「簡單」反右方法來為右傾機會主義辯護，來同堅決反右的革命派唱對台戲。他們裝模作樣地提出假「正確姿態」，暢談要「耐心」，要通過「批評」和「糾正錯誤」，好像別人都不知道這些，都不這樣做，因而藉此反攻倒算，把矛頭指向堅決反右傾的革命派，為被批倒斗臭的右傾機會主義黑幫分子（包括他們自己）喊冤叫屈，大力翻案。當學運中正確的革命派展開堅決的反右鬥爭，把主張並在行动上頑固地實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黑幫分子加以徹底暴露，無情打擊，深刻批判，全面孤立，並正確地把他們清除出組織，「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却聲嘶力竭地叫嚷不可把「堅持錯誤，反對鬥爭」的人清除出組織，「不能將思想鬥爭與組織鬥爭混同起來」，以及「所謂鬥爭實踐上劃清界線，不是意味着要在組織上，在一切行动上劃清界線」，儘管他們企圖把思想鬥爭和組織鬥爭割裂開來，把二者視作沒有關係，以及發明什麼「實踐鬥爭上劃清界線」不是意味着「在一切行动上劃清界線」，學運中的革命的左派可要按正確的作法行事，一定要在組織上和那批右傾機會主義黑幫分子劃清界線，否則所謂在鬥爭實踐和他們劃清界線是不實際的，因為組織與鬥爭是密切關聯的組織為了鬥爭，鬥爭靠組織去發動、去推展，容許那伙黑幫分子留在組織內，他們必然要興風作浪，頑固地推行他們那套右傾機會主義黑線，必然要破壞鬥爭。革命的左派更無疑要在一切行动上與這伙黑幫分子劃清界線，不然，怎樣孤立他們、暴露他們、打擊他們？他們還幻想革命的左派和他們拉上關係，以便他們掩飾其本來面目，繼續搞罪惡活動，繼續來混淆學運的鬥爭大方向，破壞同學們的團結和人民的反帝事業，實在愚蠢。實踐證明，反右必須徹底，否則，左翼就不能在正確的思想團結起來，統一起來。當然，對於受誤導，或者認識不清而被誤導了的同學，革命的左派是要團結他們的，是要通過批評、教育去團結他們的。

「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在反右傾問題的「意見」，暴露了他們的假反右傾而實際上和那些右傾機會主義黑幫是一丘之貉！

4 暴露大搞適應反動派需要的學生組織的主張

「學運報」這伙黑幫是有意散播謬論，混淆是非的。他們故意把鬥爭和組織分離開來，說什麼要「發動必要的學生鬥爭」，但「不能因此而忽視學運內部組織工作的重要性」，說什麼「有些同學因為鬥爭而忽視在同學中進行組織工作」，甚至提出有所謂「鬥爭情緒高漲而脫離廣泛同學的傾向」。看，組織與鬥爭在他們眼中，具有怎樣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啊！衆所周知，革命人民在為奪取政權的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了，鬥爭是要靠組織群眾去進行的。沒有組織，就不能展開鬥爭或有效的展開鬥爭，更談不上取得鬥爭的勝利。革命的左派是重視組織工作的，是善於深入群眾的，進行聯系和團結工作的，是善於組織和動員群眾進行鬥爭；同時，革命的左派也善於通過鬥爭，來鍛鍊組織的戰鬥力，來吸取經驗

，來鞏固、加強、和擴大組織。組織和鬥爭二者是緊密聯系的。「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污蔑革命的左派同學因只顧鬥爭而忽視組織，把組織與鬥爭分裂起來看，是有他們的企圖的。他們正是藉口「加強組織」來反對鬥爭。他們藉口團結所謂「廣泛覺悟低落同學」（實際上是遷就那些「堅持錯誤，反對鬥爭」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少數同學，是遵循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來反對學運參與政治鬥爭。如果我們把他們所強調的「組織」工作加以剖視的話，就更能了然他們反對鬥爭的意圖了。他們所提倡和鼓吹的「組織」是怎樣的呢？他們說「要把組織工作做好」，具體來說，就是「利用各種形式，在不降低原則（？）下適應同學的要求，嗜好、興趣以團結同學，如舉辦小規模的野餐、成立研究功課小組」。他們甚至熱心地提出，「在可能的情況下到學校當局主持下」（反動派控制下）的組織中，（如救傷隊，學生警察，學生軍等類組織中）「展開爭取同學的工作」。他們還提出，「爲了更好地做好組織工作，必須確立搞好功課的思想」。他們主張低水平的鬥爭，也相應地主張以上述所謂的「低形式」的組織去團結同學，他們要搞的「組織」原來是這種貨色，這充分地暴露了他們所說的要提高同學的覺悟，要「向同學宣傳反對和打倒反動政權的必要性」，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要「把同學引導向革命的道路」等等，都是虛偽的、騙人的謊言。按照他們搞的組織路線，要「搞好功課以團結同學」，要適應同學的不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嗜好、興趣以團結同學」。則必然只能軟化同學們的革命意志，冷卻同學們的革命熱忱，引導同學們脫離政治和忘記殘酷的階級鬥爭，使學運組織淪爲俱樂部之類的組織，或純學術之類的組織。經過反覆考察，我們看不出他們所搞的組織，與反動派，右傾分子所搞的組織有什麼不同？不，何止沒有什麼不同，簡直如出一轍！他們就是要搞那種適應帝國主義、反動派需要，不危害其統治地位而反過來幫助其穩固政權的組織！他們作爲帝國主義的幫兇的身分難道還不够明顯嗎？

當然，我們並不反對要搞好功課，我們也認爲要妥善地關照同學的各種要求，嗜好與興趣（不是他們所說的適應，因爲同學若有不良的要求、嗜好、興趣，革命的正確同學不僅不能適應，還有責任去設法幫助同學糾正改過呢），但是，必須鄭重指出，學運的革命左派應該以正確的思想、革命真理去團結同學，應該以正義的要求和鬥爭去號召同學並藉以組織教育同學。組織工作要由政治掛帥。團結同學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不這樣，就不能通過組織教育同學，提高同學的政治覺悟，更談不上動員同學展開反對反動政權的鬥爭，把同學引導向革命的道路上去；而這正是組織同學的正大目的。

「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深對反動派爲了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必然加強其御用組織，大感驚慌，甚至說「可以從反動派對這方面的重視看出來」，「我們組織工作的薄弱。」這真是奇言怪論。反動派大力加強其反動組織，竟然說明了左派組織工作的薄弱，按照這種邏輯，今天，拉曼李光耀反動政權在軍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加強反動組織，就表現了左翼組織工作的薄弱了，這樣，從反動政權的越加強化其統治機器，擴大其御用組織，就看到左翼的組織工作越是薄弱，鬥爭則越是難以展開，革命就不能勝利了？顯然，他們是在以反動派加強組織爲理由，藉口我們組織薄弱，來專搞他們心目中的組織工作（加強我們的組織工作原是應該的必要的），來反對鬥爭！他們爲反對鬥爭，製造了多少莫明其妙的「論據」啊！

我們對學運看法

以上我們批駁了「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所散播的各種謬論。今天，學運隊伍中是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學運報」那伙黑幫分子以及其他同路人，遵循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黑線；廣大的革命的干部同學，遵循的是正確鬥爭的紅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把學運朝着脫離政治、脫離祖國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錯誤方向走；而正確的鬥爭路線却使學運朝着祖國人民爭取實現民族解放的大方向勇往直前，使學運與政治鬥爭結合起來。這里，讓我們進一步概要地說明有關學運的一些問題。

1. 學運在我國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務。

首先，我們來談談學運在整個社會運動的地位和作用。今天，我國人民正在大力進行着民族民主革命。這個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那就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就在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主力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中，有知識分子青年（包括學生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隊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方向軍，但不是主力軍，光靠它就不能贏得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勝利。學生隊伍是這支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生是社會的成員之一，處在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我國社會中，學生同其他被壓迫的人民一樣，受到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迫切想要改革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也就是說，學生同廣大被壓迫的人民同樣負有改革這個不合理社會的歷史使命，學生要同廣大人民一起展開反對和最終打倒帝國主義勢力、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鬥爭。學生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只有反帝、反封建、反傀儡政權的革命鬥爭，取得勝利后，學生才得解放，學習基本權利才得保障，各民族語文教育發展才得真正平等權利。這和工農勞動人民須在民族解放鬥爭勝利后才獲得翻身解放的情形是一樣的。因此，學生運動之作爲我國人民所進行的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作爲整個左翼運動的有力一翼，是無庸置疑的。

學生運動往往出現在整個社會運動的前頭，往往起着先鋒隊的作用，帶頭的作用。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學生通常是較先覺悟的成分，他們政治敏感強，能够促進和帶動階級鬥爭的更全面的、更劇烈的發展。歷史證明，學生運動是政治鬥爭的信管。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學生經常迅速響應工人及各階層人民的召喚，展開與參與正義的社會鬥爭。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是學生首先起來吹響鬥爭號角的。學生當時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今天，我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正在深入地廣泛地開展，具有「五·一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生運動，通過各種形式，開展與參與政治鬥爭（包括當前左翼大力展開的議會外群眾鬥爭），同各階層人民一道把民族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奪取革命的勝利，顯然是適應時代的需要的。只有走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才反對這種學運與政治結合，而主張搞脫離階級鬥爭、與政治並行的「獨立自主」的學運，事實上，這種學運在階級鬥爭劇烈的社會中是不存在的。這種學運顯然是有利於反動政權維持統治，爲反動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因此，當前學運的基本任務是反美帝國主義，反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以及反迫害，爭取民族語文教育得平等發展的權利，爭取學習方面基本權利。學運正是要通過展開這些鬥爭，來推動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學運是應提反美英帝、粉碎「馬來西亞」、反假「新加坡獨立」、「反宣誓」等政治性口號的。學運是有必要參與政治鬥爭的。

2. 學生必要參與政治鬥爭，和工農群眾相結合。

我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軍是工農。要把廣大工農民眾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是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的（群眾工作的幹部）。這些到工農民眾中去作宣傳和組織工作的知識分子，有不少是從學運中來的。由於學運對整個左翼運動還負有這種準備和供應干部的任務，因此，學運必須通過組織教育，使學生正確的認識革命的性質和動力，引導學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以迎接時代的需要，為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由於學生在政治上不成熟，階級鬥爭的經驗缺乏，因此，他們須要到實際政治鬥爭去考驗，須要經階級鬥爭的風雨、見階級鬥爭的世面，並把從書本上學得的革命理論去和實際革命鬥爭相印証，從而牢固地把它札在自己的頭腦里，成為自己的活的思想。所以，參與政治鬥爭，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對於學運成員的思想革命化是極端重要的。

學生（以及知識青年）是一定要與廣大的工農民眾結合在一起的；和工農民眾結合成一個整體，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才能「攻敵堅固陣地和最後堡壘」，才能推翻反動政權；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學生和工農相結合，參與鬥爭，還有一項重大的任務，那就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任何一個人，他的思想、言論和行動都是受他的世界觀指導。世界觀的轉變，是階級立場、階級感情的轉變，是對人生、對社會、對一切事物的根本態度的轉變，是思想本質的轉變。一個人的世界觀轉變了，他的思想和作風也必然會發生根本變化。今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正確的，是革命的，而我們的學生由於所受的教育、社會環境或階級出身而受到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的影響，因此，學生必須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破除資產階級世界觀，努力使思想無產階級化（不是如「學運報」黑幫所說「思想工農化」）、革命化；培養深刻的階級感情；即對人民無限熱愛，對反動派刻骨仇恨。這種思想感情的改變是須要一過長期、艱苦的鬥爭過程的，是必須在實踐鬥爭中，在深入工農民眾中進行的。當代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作為進行社會革命的一個方面軍的學運的成員——革命的學生，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學運報」那伙走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黑幫分子不願意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反對工農民眾的革命鬥爭，他們充其量不過是學生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學生運動的浩蕩浪潮，一定要把他們淹沒掉！

走正確鬥爭路線的學生運動要大力展開思想整風運動，要徹底清除一切右傾思想，斗倒斗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同時幫助被誤導，被蒙騙的同學改正錯誤，擺脫右傾思想的毒害。走正確鬥爭路線的革命同學，要高舉革命思想紅旗，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大造舊世界、舊社會的反，依靠廣大同學的力量和智慧，把革命的學生運動推向前進！

結束語

事實昭然若揭，「學運報」那一小撮黑幫分子所散播的是極端反動的言論，這已是毋須懷疑的了。「學運報」那一小撮黑幫分子宣傳他們的黑貨的伎倆也是極端卑劣的。他們宣傳黑貨的伎倆，最大的特點是打着紅旗反紅旗。他們披着革命左派外衣反對革命左派，他們把自己打扮成學運問題的「權威」，扛出什麼「傳統關係」，大肆放毒，欺騙群眾。他們是掛着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羊頭，賣的却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狗肉。他們是破壞左翼鬥爭的危險人物，是陰謀家。他

們的本性決定他們要頑固地表現自己，結果不能不使他們自己的反動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他們連字眼都跟叛徒陳辛之流所用的一樣呢！如什麼「全民」啦、什麼「抗美援朝」啦等等。

他們也善於裝出一副受委屈的樣子，說別人「歪曲」了他們的「意見」，「污蔑」他們，給他們「扣黑帽子」，「把他們高舉的紅旗塗上黑色」，把「他們的好意的批評當作惡意」，「粗暴」的打擊他們，等等，等等。然而，對於他們這伙壞蛋，我們還嫌打得不够呢，我們是應該掄起鋼棍子、金棍子重重地把他們打暈在地，再踩上一腳，使他們不能再進行破壞工作，再危害人民的革命事業。他們舉得根本就不是紅旗，而是黑旗，革命的左派給他們塗上黑色，那真是塗得對的，還了他們本來面目。革命的左派絕不上他們的甜言蜜語的當。他們很會施放軟刀子，叫革命左派不要同他們鬥爭。他們說，「無論在學運問題的看法上誰是誰非，都是對學運鬥爭沒有好處的」。這是什麼話？難道讓錯誤的看法自由泛濫，影響同學，會對學運有好處？難道宣揚正確的看法，使同學辨明大方向，走正確的道路會對學運沒有好處？對是非問題的爭論是有好處的，它使同學認清是非黑白曲直，從而大大提高同學的思想認識。他們提出所謂是非爭論，沒有好處，無非是要革命的左派不要批判他們，不要打擊他們，讓他們從容、肆無忌憚地放毒！這是萬萬辦不到的！當他們遭到革命左派的批駁、攻擊時，他們裝模作樣地自我嘲解，說「我們相信，同學群眾的判斷是最公正的」。他們會相信群眾？他們不是把群眾看作是思想覺悟低落的阿斗嗎？事實上，他們是不敢面對群眾的。革命的群眾是絕不饒恕他們所干的種種壞事，所放的種種黑話的！革命的群眾要用痛打落水狗的手法對付他們這伙帝國主義的幫兇！

這一小撮黑幫分子是善變的。他們在被人揭露其偽面目時，每每又換一副新的面具，出場演說。如當別人批判他們搞與政治脫離的學運時，他們就趕快站起來，說他們「不是搞純學運」，說他們「支持各中學學生所展開的反宣誓、反假獨立的鬥爭」，甚至說他們也主張學運要以「正確的政治思想為指導」，學運要「結合政治鬥爭」；如當別人批判他們所宣傳的學運有右傾思想是外來影響時，他們便又搖身一變，也拉長了嗓子高喊外界的「錯誤思想對學運界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當別人譴責他們包庇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時，他們又趕快又大作文章，假惺惺地承認有「犯錯誤者因為堅持錯誤而造成對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太多了！他們這種虛偽的變戲法，是無法蒙騙革命左派的明亮的眼晴的，正如妖怪是無法騙過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一樣。他們所販賣的黑貨、毒品，同他們所放出的美麗詞句太不相稱了。他們既使萬變也不離其宗。他們越多說人民群眾事業，越多說「虛心檢討自己」，越多說「糾正錯誤」，就越互相矛盾，就越使人們感覺到他們是那廝陰險、狡猾、二面三刀。他們表面裝人，實質是鬼！

這一小撮黑幫分子是極端狂妄的，他們簡直不把我國人民遵循的正確鬥爭路線，所展開的正確鬥爭（如議會外群眾鬥爭）放在眼里。他們在第三篇文章中，甚至惡毒地把學運（實際也指整個左翼運動）比成「不諳水性」，「不幸落水」的人，而把他們自己比作「提議救人」的人，把他們所鼓吹的右傾機會主義比作救人的「提議」。在他們看來，不以他們右傾機會主義來挽救，學運以及整個左翼運動就要面臨滅頂之災了！他們是怎樣的看待今天人民群眾所展開的正確鬥爭啊！

這伙黑幫所宣傳的錯誤的、有誤導性的、有毒的言論、思想主張太多了。我們必須堅決、徹底地向他們進行（轉入第十七版）

國內局勢和我們的任務

李紹祖同志在盆巴實龍崗支部干部會議上的講詞

今天，國際反帝力量比過去更加強大了。儘管帝國主義混進左翼內部的代理人到處興風作浪，到處進行破壞和搗蛋。然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却是一天天的高潮。我們馬來亞也不例外。國際上所發生的事和我們有着密切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搞清楚，馬來亞的定義是什麼？馬來亞的定義就是泰國以南的半島部份和檳榔島、新加坡島。在我們的文章中，為了使到人們清楚了解我們講什麼，我們應該把新加坡這個島嶼稱為新加坡島，這樣人們就容易理解新加坡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如果我們應用「聯邦」這個字眼就沒有包括新加坡島在內。當一九四八年帝國主義拿出「聯邦」這個字眼，是意味着把馬來亞大陸十一個州組成一個聯邦。在一九五七年，帝國主義把這個聯邦說成是「獨立」的聯邦。後來，他們把這個聯邦說稱為馬來亞。很明顯的，帝國主義者企圖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來，帝國主義的「馬來亞」是割掉了新加坡島的「馬來亞」，是個不完整的「馬來亞」！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的馬來亞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過去一些人常用「聯邦」這個字眼來形容長堤以北的大陸部份。但是，帝國主義者把這個部份稱為馬來亞，也就是說帝國主義的「馬來亞」却把新加坡排除在外的。那麼我們要怎樣稱呼長堤以北的馬來亞的一部份呢？我們認為用馬來亞大陸這個字眼最適當，英語叫MALAYAN MAINLAND，不知大家有更適當的稱呼沒有？我們提到馬來亞，是包括新加坡島在內，就好像提到中國就必須包括台灣這一部份。所以我們要搞清楚這些字眼的涵義，使自己清楚聽的人也清楚，糾正帝國主義者所造成的錯誤觀念。有些人常常用「星馬」這個字眼。這是很模糊的。在這里的「馬」字，是意味着「馬來西亞」，整個馬來亞，還是「馬來亞聯邦」？我們不應該含糊。這只能幫忙反動派製造混亂。所以大家應該樹立好榜樣，把我們的講話搞清楚，不要用「星馬」這個模糊的字眼來模糊自己和別人，而用馬來亞大陸這個字眼來形容長堤以北的馬來亞部份。

英帝不會放棄基地

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拼湊了，這是帝國主義者的「分而治之」政策，目的是要欺騙馬來亞和沙拉越人民，轉移人民的鬥爭視線，實行新殖民主義統治。大家知道，「馬來西亞」的成立，遭到人民激烈的反抗。在北加里曼丹方面，那個時候據說有一千個青年越邊界。後來，根據報章大約有四千名。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一千、二千、三千或四千，總之有相當大部份的人民反抗「馬來西亞」，而準備拿起武器和英帝國主義者展開鬥爭。實事是汶萊人民武裝起義確繼續發展。在馬來亞方面，我們很久都沒有聽到什麼游擊戰。小規模游擊戰可能有發生，這些休息可能被帝國主義者封閉起來。最近，我們在報章上看到了北馬方面的鬥爭。總之，以整個馬來亞來講，由於人民的反抗，迫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把軍隊加強到五萬五千名，這剛好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美國飛機開始轟炸北

越的時候。這些軍隊不但是用來鎮壓馬來亞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同時是進一步威脅印尼人民，一旦美國進攻北越的話，這些軍隊就可能被派到越南去作戰，鎮壓越南人民。從這里，可以看出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是操縱在美英帝國主義的手里。然而，英帝的勢力已大大地削弱了，今天英磅需要依賴美帝國主義的金，英磅危機促使英國國內一些人有意要撤回遠東的部份軍隊，節省開支，企圖扶持英磅地位。目前，據報導，遠東駐軍的開銷每年二億三千五百萬，今年初，在英國有一些人醞釀要撤出蘇彝士運河以東的軍隊和新加坡的基地。這個問題他們討論了很久，最近威爾遜總理說英國今天雖然不够力量，但是，還是在遠東保存勢力，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所謂協助聯合國進行工作以及幫忙美國侵略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新加坡就不需要有很多軍隊。但是威爾遜說如果要真正扮演他們這種角色的話，他們的軍隊就一定要能夠隨時出動去鎮壓，因此，他們的軍隊就一定要駐紮在「馬來西亞」。然而，他們並不需要很大的基地，他們所需要的就是足够的容易調動的軍隊。一旦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馬上就能從這里調動這些軍隊，如用航空母艦飛機輸送軍隊就足够應付了。從這樣看來，可以肯定的說，軍隊還是要留在這里，軍事基地還是不準備放棄。

很明顯的，英帝是在美帝的支持下統治我們馬來亞。最近又說要從北加里曼丹撤退軍隊。你看，他們如果要撤退三千五百個軍隊要等到十一月才可撤光，照此類推，如果真正要把五萬五千名軍隊從馬來亞撤退的話，那就要等好幾年吧！今天他們在馬來亞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在新加坡、馬六甲，以及靠近北馬邊境（這些是主要的）等地方都有基地。在此讓我提醒大家英馬聯防條約是怎樣允許英帝控制整個馬來亞。例如英帝有權利（我要強調權利這個字眼）用基地和一切設備來照顧英帝的投資和利益。如果拉曼李光耀政權要用英帝所佔有的地方，那就一定要找另外一個適合的地方給英軍用。而這一定要得到英軍事先同意，同時，一旦英軍各個基地的交通被打斷，它有權所謂合法的重新控制一切，實行軍政，維持各基地的聯繫。這是在條約里規定。一九六三年，英馬聯防條約就擴大到整個「馬來西亞」的範圍。這充份說明，英國駐紮在這里的軍隊，只要他們認為需要的話，任何時候都可以實行軍政。從這里，我們更進一步可以看出，英帝無論如何是不會自動退出的。最近在報章上所提到什麼英軍要正所謂放棄基地等等的報導，完全是英帝放出來的欺騙性宣傳，只要欺騙英國及世界人民和幫忙李光耀方便地替英帝在新加坡基地辯護，企圖使人以為不是英帝而是新加坡人民需要這些基地。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來亞是怎樣受到英帝的控制。

拉曼和李光耀集團的「斗」

是要人民上當

八月九日新加坡獲得所謂「獨立」了，這是英美「分而治之」的陰謀，目的是要對付人民對付左翼。

吉隆坡和新加坡傀儡政權的所謂「爭吵」不是真正的「爭吵」，這種爭吵基本上是要模糊和誤導人民，使人民上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當，現在李光耀標榜代表華人利益，而以華人利益代表自居，來跟所謂代表馬來人利益的拉曼集團正所謂「斗」，挑起華人沙文沙文主義情緒，作為他的政治資本。一旦我們左翼以為李光耀是真正代表華人利益而支持他，同他一起反對拉曼的話；而另一方面，馬來人支持拉曼來反對李光耀和華人的話，那麼我們就有意無意幫忙他們製造民族不團結，上了他們分而治之的陰謀的當。在這種情況下，馬來人和華人就被模糊了，看不到幕後操縱者和我們的主要的敵人——美英帝國主義。

美帝插足馬來亞

衆所周知，最近英國和吉隆坡傀儡政權之間的矛盾表面化，這可能是受到沙文主義越來越濃厚的影響，尤其是今天跟印尼有了一些來往，沙文主義就更加濃厚了。有一部分被李光耀稱為極端分子的人，他們很想在東南亞搞馬來種族主義的機構，如馬菲印邦聯之類的東西。然而，有一小部分或許可以說是馬來人愛國主義者（如果我們寬容用這個形容詞的話），他們當然不喜歡英國軍隊在馬來亞。不過，拉曼集團跟英國的矛盾是因為他們害怕政權一旦受到威脅，英帝不能維持他們的政權，那他們就倒臺了。他們今天看到英帝一天天衰弱下去，但目前美帝仍然足夠強大和準備跟人民和共產黨抗衡。陳修信前一兩個月說過，今天英國已經衰弱了，不能不自己顧自己了，但美國就可靠的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吉隆坡政權傾向美帝而跟英帝矛盾尖銳化的原因。英帝歡迎拉曼政權和印尼右派恢復邦交，結束對抗拉曼集團即刻反駁說英國無權替「馬來西亞」做決定，這是給英國一記耳光。過後，陳修信又說英國有偏見，只要幫忙新加坡的李光耀而不幫忙吉隆坡。陳修信已經公佈「馬來西亞」的貨幣要以黃金和美元為單位。但我們知道，「馬來西亞」大部份的儲備金還在倫敦，允許英國用來支持英磅，而這些錢是不能夠完全的拿出來的。同時英國的英磅也要美元來支持。這些問題都是有互相關係。雖然雙方有所矛盾，然而，英國還是控制整個馬來亞。而另一方面，英國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從各方面來幫助美帝國主義。我們可以看到英軍協助訓練南越傀儡軍隊，在越南問題上為美帝和談效勞。在泰國境內建立基地；以及使吉隆坡政權參加東南亞同盟；參加在漢城開的亞洲太平洋會議這一新機構。不過，總的來說，美帝幫忙了吉隆坡和印尼傀儡政權解決了「馬來西亞」的問題，取消對抗，使他們完完全全為美帝國主義反華反共的陰謀效勞。既然英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的衰弱，美帝便挾着雄厚的資本，控制整個馬來亞。

美帝一向來都想佔領整個東南亞，過去KENNEDY也說過東南亞是他們（即美帝）的「最好的希望」。今天美帝已被越南人民戰爭纏住。同時美帝也知道他們在越南是站不住腳的。所以，美帝想要把馬來亞作為他們的第二防綫。

在「馬來西亞」問題上，美帝雖然是支持英帝，但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也有他們的矛盾，帝國主義大國總是要吃掉較弱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是他們的規律。李光耀說過「大魚和小魚」的故事，如果講到大魚吃小魚的話。今天的美帝國主義都是到處吃小魚，所以美帝國主義才變為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他們已經開始在馬來亞進行滲透，「和平工作團」進來了、銀行進來了，新加坡向世界銀行貸款供「條件海峽水供計劃」用，行動黨向世界銀行貸款四百五十萬元，把整個市議會的財產，如水電廠、水池和一切財產押給「世行」。這個貸款的利息是五多巴仙，事

實上是超過七巴仙。因為聘請技師都要通過他們同意。這是重重剝削。另一方面，美國協助拉曼政權訓練軍官士兵，通過他們的加拿大送四架大飛機、和下級技師及購買配備，又送二百五十輛摩多（口旁）單車。

前幾個月，李光耀與美帝簽署了一份條約保證美國老（人旁，下同）的投資利潤不會被拿走。最近美帝軍隊來到這邊「渡假」，使到群眾特別反感，紛紛遊行抗議，吉隆坡、新加坡等地都接二連三地發生反美示威。這些統統說明了美帝今天越來越滲入整個馬來亞。雖然美國的插足並不會很深，但是已經開始，他們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最近東姑因為群眾示威反對美國務卿班迪訪問，打破了美國新聞處的窗，屈膝厚臉地向美國道歉。

新加坡和吉隆坡傀儡政權的分開，美國老在這方面也有特殊的影響。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在印尼指使右派軍隊得逞掌握了政權。儘管美英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有矛盾，美國大魚準備吃掉英國這隻較小魚，然而，因為他們今天是同謀，因為在越南問題上，英國支持美國，當然美國是不想要馬上進行他所要做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美帝不過是在替將來要吃掉馬來亞的陰謀鋪平道路，一旦需要的話，美帝就會全面介入。就因為這樣，情況就顯得特殊了，使到聯盟政權和行動黨政權兩方面不能夠和好，造成局勢的動蕩，使到英國不能自己完全照顧，而不得不依靠美帝的力量來控制整個局面，英帝要求美帝的支持。這樣在重要的問題上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之前，英國是不能採取什麼行動的。在整個馬來亞的問題上，美帝可以這麼告訴英帝：「如果你不聽話，我可以促使整個局勢使你照顧不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新加坡與吉隆坡傀儡的分家起着很大的作用。當然我們不能拿出看得到的証據證明美國老這樣做。但是最近從在印尼所發生的一些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怎樣搞出他們的陰謀。我們相信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馬來亞同樣會搞出這一套。

蘇美「合作」破壞我國解放事業

今天除了美英之間的矛盾以外，影響着整個馬來亞的國際局勢發展又怎樣？除了英美在本地有着特殊影響之外，我們不要忘記蘇修已經進來了，最近他們派一兩個人準備來作生意。我們不要忘記今天馬來亞人民的思想鬥爭相當激烈，誰也不能否認蘇聯在全世界幫美帝國主義的忙，幫各國反動派的忙，來對付左翼，陰謀推行國與國之間的正所謂「和平共處」，而在未獲得解放的國家如我國，破壞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蘇聯一定會在馬來亞越來越同美英搞「合作」。我們應該提高警惕。

巫統是代表什麼勢力

現在讓我來談談馬來亞的局勢。

聯盟傀儡政權主要是依靠巫統，巫統當然是代表封建貴族和地主，但是今天有一些人形容他們是農民代表！林建壽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巫統是代表農民。讓我們弄清楚這一點，巫統根本沒有代表農民，這樣的講話不過是企圖美化巫統。目的是要我們接受巫統是真正代表勞苦大眾。不過，我們要說他們不是勞苦大眾的代表者，而是代表封建貴族和地主，跟美英帝國主義勾結。

簡單說來，巫統除了跟馬華、印度國大黨有着一定關係之外，可以說在馬來亞大陸是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人民沒有可能通過巫統所控制的所謂選舉打倒他們。我們可以看到，巫統和寧甘集團在沙勞越有他們之間的矛盾。兩方面都是反動派。然而，巫統很快

就把沙勞越的「政權」接管過來。同樣的，如果一旦真正代表人民的政黨，幸傲的在選舉里「勝」了，巫統在美英縱使下一定更快的會用更露骨的行動把「政權」接管過來！

拉曼李光耀的「吵鬧」是要引人上當

從一九六三年開始，聯盟與行動黨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激烈化。因為李光耀自命不凡想當「馬來西亞」的總理。一九六三年以前就開始企圖插足聯盟取代馬華，後來想進一步分裂巫統。可是，由於巫統分裂不了，就想分化他們的領導層，而在他們的陰謀不能得逞之後，便通過英帝作媒要求行動黨人加入「中央內閣」，可是，儘管作怎樣的努力，他們還是不能成功地達到目的。

在一九六四年馬來亞大陸的「大選」，李光耀爲了騙取華人的支持就標榜維護華人的利益。因此，造成了馬來群眾特別是鄉村的馬來群眾跟他們的矛盾尖銳化。後來，行動黨就以「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口號組成了「團總」，和巫統互相攻擊，長時間促成種族衝突。最近，拉查在報章上暴露英國會幫忙李光耀入閣的企圖，但是遭到拉曼和拉查的拒絕，李光耀本想做「馬來西亞」部長、總理，但他的希望總是落空。當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間，李光耀在榜鵝講了一些話之後，種族情緒又緊張起來了。自從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來一個所謂新加坡「退出大馬」，和新加坡所謂「獨立」，兩方面的關係從表面上看來是惡化了。

這種情況一直堅持下去，兩方面故意裝作好像是照顧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互相報復的措施，如民主行動黨的註冊一直得不到巫統的批准，而李光耀吹噓的共同市場也告難產了。

李光耀政權準備跟印尼做一些什麼物物交換的貿易，但是吉隆坡不允許他們，阻碍他們。當時，李光耀很氣，但也沒有辦法，因為所謂「退出」的條約里規定吉隆坡有權利干涉一切所謂「獨立」新加坡的外交及軍事。「馬來西亞」的軍隊今天還在新加坡，而且控制着所有的一切。

這一點使到想要標榜着「獨立」的李光耀非常難堪，於是便採取了「重新登記」工作准証這一連串的措施，使到兩方面在表面上好像是分開了，後來新加坡也組織了自己的軍隊，他們的部長還當起軍官來，以爲這樣就可以控制這個所謂「衛國軍」。不久的將來，車轆也要申請才能進入吉隆坡。在新加坡的名一端也設下各種阻碍。最近甚至連貨幣也要分開了。從表面上看來就越來越好像是兩個國家了，雙方裝模作樣似乎非斗不可。然而，如果雙方面真正要斗的話，爲何拉曼沒有真正的對付李光耀呢？這說明曼拉沒有真正的對付李光耀。儘管巫統的一部分要對付李光耀，也對付不來。這是因爲真正掌權的是英美帝。今天李光耀及拉曼兩個傀儡政權還在兩方面的「斗」對他們的利益一點都沒有損害。當然吉隆坡方面有一部分人士可能是真正要想吃掉李光耀吧！但是他們並沒有權力這樣做，權力不在他們的手里，是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手里。英美帝國主義正需要兩方面的傀儡搞「分而治之」，因爲英美帝國主義者希望他們吵鬧以便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又不允許他們吵得太利害，以免損害他們的軍事、經濟利益。

「全民團結」是什麼？

這說明了拉曼和李光耀傀儡政權之間的正所謂的「吵鬧」並不是真的，而是假裝的，是替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服務。當然他們是希望左翼及人民

上當。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爲什麼過去那些牛鬼蛇神這麼強調要什麼「全民團結」。這些牛鬼蛇神的「全民」是意味着包括李光耀，要我們同李光耀搞「團結」一同對付拉曼！如果我們照這樣做的話，我們就上了敵人的當。從這里我們就看得見那些推銷「全民團結」口號的牛鬼蛇神的陰謀在那里。這樣的全民團結只意味着打次要敵人，而忘記了主要敵人——英美帝國主義。所以，我們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上當。

貨幣分家問題

說到貨幣問題，照我們目前所知道，如果貨幣分家兩方面的貨幣價值開始是會相同，或差不了多少。今天新加坡假「獨立」給暴露了，所以李光耀拼命要標榜「獨立」，可是拉曼政權一路來都沒有把新加坡當爲真正獨立的國家看待，而李光耀本身也承認這一點。「馬來西亞」的軍隊仍然在新加坡，任何時候都可以對付李光耀。所以李光耀組織了他的所謂「衛國軍」，組織這些所謂「衛國軍」除了鎮壓人民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是向巫統顯示不甘示弱。但是，李光耀也不能真正和東姑分庭對抗，這些軍隊只能夠用來幫忙美英帝國主義去鎮壓北加里曼丹人民和馬來亞人民，還可能給美英帝國主義者派去越南當炮灰。讓我們重覆和強調新加坡和吉隆坡兩方面的正所謂「斗」基本上不是真的，是假的。而是要爭做傀儡大哥和協助美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企圖挑起各民族人民的沙文主義情緒，使華人去支持李光耀，而馬來人去支持拉曼，分裂民族的團結，忘記了主要的敵人。

新加坡有很多華人，某些人甚至說可以變新加坡島爲第三個中國。然而，我們應該要了解，目前新加坡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新加坡島是整個馬來亞的一部份。因爲這樣，所以新加坡基本上不可以獨立，也沒有可能獨立，就好像一隻手不能脫離整個身體而獨立生存一樣。當李光耀宣佈「獨立」的時候，他想很快地得到世界人民尤其是亞非國家的人民的支持。因此，李光耀宣佈了假「獨立」一個月之後很快就去亞非歐各國家遊說。儘管我們三番四次要求召開立法會議來討論重大問題，但是他却推說有重要的事情而沒有召開，其實，他們是忙着遊說亞非國家，替美英帝國主義的基地辯護，從而企圖獲得他們的諒解。幾乎所有的部長都出去拉攏，他們又標榜反對美帝的中央情報局，還說準備於廿四小時內把英軍趕出去，蒙蔽世人耳目。

讓我們看看，拉曼的三千五百個軍隊都不容易趕走，李光耀怎樣可以在廿四小時內趕走五萬五千英軍呢？這種欺騙是騙不過任何人的。他們這樣做不過是要亞非國家的人民以爲李光耀是真正的反帝、反殖，可以跟他做朋友。

李光耀搞種族主義

另一方面，李光耀政權大搞種族主義手段，使人以爲李光耀今天是真正代表新加坡華人的利益，甚至是整個馬來亞及東南亞華人的利益。這樣，由於新加坡島有七十五巴仙是華人，那麼他以爲他的政治權利就穩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李光耀本質上是反華的，從過去的歷史及他怎樣對待華文教育的問題上，便可以看得出這一點。最近，儘管印尼反動派怎樣的排華，殺死了幾百萬人民，但他還是跟他們打交道。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証明李光耀一點都沒有親華，相反的，他根本是反華反人民，不過，李光耀害怕吉隆坡政權，他怕一旦兩方面的爭執太激烈的時候，拉曼政權可

能開軍隊出來接管他的政權。李光耀也吸收了嘉納和其他非洲國家的政變的教訓，所以他要建立所謂「衛國軍」。可是他知道人民不願意做，也不會做，帝國主義的炮灰。所以他想建立這個「衛國軍」就大量製造各種欺騙人民的言論，說什麼參加「衛國軍」維護國家利益啦，暗地里說組織軍隊是對付馬來人，如果有種族衝突就不怕了啦。他就是這樣用謊言來欺騙人民，使他們上當而維護行動黨自私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獨立」及行動黨組織「衛國軍」的實質。

失業嚴重無法解決

總的來說，李光耀目前最關心的就是經濟問題，因為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他們自吹裕廊工業區的成就，但在那邊的工友不超過一萬名，在這些工友里，我相信第一次得到就業的沒有三分之一，有很多因為對抗失業而被安插到裕廊工業區。一九五九年失業者就有五萬五千名。讓我們算算一下每年有三萬學生離校。我們以每年一萬五千個離校找工作來算就夠了，那麼從五九年到今天的七年間，單單這些離校生就有七五、一〇五人，這個數目再加上五九年的失業者的總數最少十萬人了。再加上那些所謂非公民，新加坡失業大軍有多大，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最近吳慶瑞去日本、澳洲、西德，以為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結果是幫不了忙。李光耀政權也特別方便美國大財團來投資，並給於特別的法律保證。儘管李光耀向各國壟斷資本家乞求還沒有什麼成績。那麼，要求誰呢？蘇聯、保加利亞、波蘭東歐國家嗎？也是徒然，基本上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想把產品銷售到這里，賺取利潤。儘管他們方便美國大兵來所謂「渡假」，也不能解決李光耀政權的經濟困難。根據李光耀自己的想法，英國的基地在新加坡幫忙了新加坡廿五巴仙的收入。儘管這樣，還是不能幫忙李光耀政權解決經濟困難。另一方面李光耀政權為了解決這些經濟困境，盡一切可能吸引外資，並保證絕對保護外資，諸如提出許多壓制工人的法案。如禁止罷工法令、職工會修正法令等等。這些法令主要是對付工友，使大資本家容易對付和壓迫工友。「工作准証」是製造更大的失業大軍，給大資本家提供廉價勞動力。同時，李光耀還要求工友束緊腰帶，要求人民要遵守所謂「國家紀律」。李光耀的「紀律」是什麼呢？他的「紀律」就是要工人聽大資本家的話，任由他們擺佈、壓迫和剝削。李光耀還進一步說要工人加強工作效率。這一切措施，都是為着協助帝國主義來壓迫剝削人民。

貨幣問題

關於貨幣問題，我在電台廣播中聽到行動黨說我們關於貨幣會貶值的論點是不對的。他們說他們的貨幣不會貶值。但是我們認為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後如果新加坡的貨幣和吉隆坡的貨幣價值不相上下的話，這也不是因為新加坡經濟穩定。目前貨幣是完全依靠英鎊。但是，我們要指出，今天的英鎊不是很穩的，一旦英鎊貶值的話，（而這個可能性很大）各方面都受到影響。我們完全清楚，貿易入超，造成外匯短缺，儲備金越來越少，而影響貨幣價值的降低。我們可以看得見，新加坡是沒有什麼資源和出產的。既然新加坡本身沒有資源，如果工廠的產品大量出產並輸出國外賺回外匯的話，當然貨幣就比較穩定。但是如果沒有大量產品輸出國外賺回外匯的話，又怎麼可以維持貨幣地位？也怪不得林金山與李光耀都說，今後工友

們要有紀律和努力工作。當然這只意味着照顧到李光耀政權的利益而已，但是他們是否可以維持他們的政權？

人民的鬥爭

今天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鬥爭一天比一天高漲和深入，比如學生、工人、小販、司機等等都起來鬥爭。今天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困苦了。這麼多年來，整個馬來群眾的生活沒有改善，翁姑阿茲講過：那些農民和漁民在過去的收入每個月是五十元左右，這五十元要照顧家庭已經很緊，但最近却降低到卅元而已，這怎能維持他們的家庭生活？我們說馬來群眾很窮，但不單純是馬來群眾，廣大的被剝削的華人也是這樣。所以整個馬來亞各民族各階層的人民都感到不滿而紛紛起來鬥爭。

我們看到在北婆，整個馬來亞，尤其是最近在北馬一帶的鬥爭更說明了今天我國人民的鬥爭形勢大好，鬥爭不斷高漲。不過，很可惜的就是在馬來亞大陸有一些政黨領導沒有掌握正確的鬥爭路線，沒有真正的推動人民的鬥爭去打擊反動派，這也是今天聯盟政權仍然較穩固的控制馬來亞大陸的原因。不過，儘管是這樣，馬來亞人民還是一天天地覺悟起來，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廣大群眾提出了正確的鬥爭路線，並加以實踐。這還是不够深入，不够廣泛。我們不能以為有一些反美遊行就滿意了，然而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很大的進展。這些鬥爭，首先發生在霹靂州，後來在吉隆坡都相繼展開人民的遊行示威。儘管反動派再三通過緊急法令來逮捕、鎮壓，但他們完全壓制不了人民的鬥爭。

在新加坡，我們也大力展開鬥爭，行動黨也已經採取更多的鎮壓行動。最近他們還通過了一條法令，說今後如果有人街上塗標語，可能用鞭笞刑。這些卑鄙的法律全是用來對付人民的，儘管行動黨用盡一切手段，人民却越戰越勇，我黨杯葛「國會」、「杯葛補選」，並展開越越抗美的工這，已經使到相當多的人對整個群眾鬥爭有一個新的看法，新的理解和體會。這是整個馬來亞人民鬥爭一個很大的發展。我們不能以為這種大發展能夠打倒反動政權。不過，這是一個開端。如果這樣的鬥爭繼續堅持下去的話，快馬加鞭，那麼鬥爭的發展可能會相當快了，這完全可以肯定的。

杯葛「國會」

關於我們杯葛「國會」，大家應該知道，這是一個很能教育群眾的行動，我們今天再也不能夠利用今天的「國會」來做暴露敵人和教育群眾的工作。我們杯葛「國會」有兩個主要理由：一個就是這個「國會」正是新加坡假「獨立」的「國會」。必須指出，新加坡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而不可以也絕對不可能「獨立」，所以這個「獨立」是假的，「國會」也是假的。我們不能參加一個假的「國會」而應該堅決杯葛。另一方面，是因為行動黨不民主，使我們不能繼續用「立法議會」來暴露他們和教育群眾，既然我們不能利用這樣的一個「國會」，留在里面做什麼？如果我們參加這樣的「國會」，我們只能在群眾中散播所謂「議會民主」的幻想。這樣我們就犯了很大的錯誤，把鬥爭重點完全放在「國會」里面。今天，為了趕上形勢的發展，必須糾正錯誤，而應該

把我們的重黨放在議會外，搞好群眾鬥爭。由於我黨杯葛「國會」，使反動派不得不施展鬧劇，自導自演，但這完全騙不了人民。

當前形勢的五個特點

今晚我想跟大家談有關局勢特點的問題。那些特點就是歸納大家所熟悉的局勢得出來的；方便我們制定每一項工作方針，而幫忙我們看清整個局勢和個別事件的辯證關係。

馬來亞局勢的特點是什麼呢？這裡提出有五個（一）今天馬來亞人民的鬥爭日益高漲，反動派的鎮壓越來越野蠻。（二）帝國主義為了鎮壓人民日益高漲的鬥爭，所以加強分而治之而採取各種反動措施。（三）種族主義政治是一個危險的趨勢，（四）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在人民隊伍里製造混亂和「分裂」。（五）在整個馬來亞，美帝國主義逐步代替英帝國主義的地位。

鬥爭高潮

第一是關於鬥爭高潮問題。過去，有一些人堅持低潮論，現在那些人應該看得見他們的錯誤吧！整個馬來亞的鬥爭是處在高潮中，這是勿庸置疑的。其實，整個東南亞都是處在鬥爭的高潮。一個時期有人承認東南亞是處在高潮中，但是還堅持馬來亞處於低潮。他們還說因帝國主義鎮壓，所以我們的鬥爭處於低潮。但大家應該知道；到處人民都要造反、要鬥爭，正因為這樣，帝國主義反動派才用種種手段來鎮壓，如果不是處於鬥爭高潮，為什麼反動派要用緊急法令來壓人民呢？因為被壓迫人民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一天天尖銳，所以鬥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客觀的規律。因為人民要鬥爭，反動派就採取鎮壓行動。過去在工會里的牛鬼蛇神在一篇文章說：「因為反動派一定會鎮壓，所以一定要鬥爭」，又說什麼「一次又一次的鎮壓，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錯誤論調和觀點。我們應該看到，因為人民鬥爭處在高潮，所以帝國主義才要鎮壓，但是事物的發展總是不以反動派的意志為轉移的，反動派的壓力越大，人民的反抗就越強，越南人民的鬥爭雄辯的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馬來亞人民的鬥爭也在發展之中，社陣今天是個憲制鬥爭的政黨，我們所進行的教育工作以及援越抗美的的工作，促成了多數人真正的起來鬥爭了。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和當地的傀儡政權，不但是以種種毒辣的手段對付我們，同時也通過了一些「法令」來對付工友和人民。然而，今後鬥爭一定是迅速發展的，當然，發展的快慢完全要靠我們大家主觀的努力，如果我們的努力足夠的話，必將使整個運動更快的發展，否則，這個運動就比較慢。

今天，人民的鬥爭高潮有力的打擊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以帝國主義特別需要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來分散人民的力量。例如，實行貨物限制（固打制），增加入口稅，「工作准証」，長堤管制，非公民登記，拉曼和李光耀政權雙方面保證所謂「互不干涉內政」，貨幣分家。這些措施完完全全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措施，其目的是要使我們人民更難團結好，更難反對帝國主義。總之，新加坡與吉隆坡傀儡政權的吵鬧不是真的，而是裝模作樣，基本上是爭做大傀儡的吵鬧。這種所謂爭吵基本上一點都沒有危害到他們傀儡政權的利益，而受害的不過是做小生意的人和普通人民而已。

種族主義和「馬、菲印邦聯」

另一方面，讓我們了解種族主義政治的趨勢與危險。明年（編者按：即今年）聯盟準備實行馬來文為

「唯一官方語文」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沙撈越已經遭到很大的反對，沙巴還沒有什麼表示，不過在馬來亞

大陸很多人都關心這個問題。今天暫不談語言問題，而要談談「馬菲印邦聯」問題。我們要強調的是，馬印反動派兩方面都提出「馬菲印」問題，說什麼要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載三個「國家」結成「馬菲印邦聯」。在這個「馬菲印邦聯」問題上，拉曼集團說是「反對」，李光耀集團也說是「反對」，我們是堅決反對這個所謂邦聯。現在，拉曼已企圖以東南亞同盟（ASA）這個機構來代替（馬菲印邦聯）。這樣，就有一些人可能不注意這個變相的「馬菲印邦聯」。不過，我們必須認清，不管是用「馬菲印」的名稱也好，或用「東南亞同盟」這個名稱也好，基本上都是美帝國主義搞出來的一個種族主義的反動機構，作為反華反人民的工具。如果真正組成這樣一種機構的話，在經濟上就和中國越來越疏遠，最後使到這些參予國家越來越投靠美帝。同樣，在軍事上由於敵視而準備對付中國，所以也不得不要越來越依靠美國。像這樣，整個機構就完完全全是要依靠美帝國主義，方便美帝國主義的統治。

那麼，拉曼集團為什麼說他們反對「馬菲印邦聯」呢？因為他要標榜自己是「非種族主義者」，以為這樣今後便可以爭取華人或其他人士的支持，來推行他們的種族主義政策。至於李光耀為什麼說反對呢？主要是因為今天他要標榜作為華人的代表，既然馬菲印邦聯是反華排華的，他以為這樣可以煽起華人的沙文主義情緒而利用這個沙文主義情緒，繼續欺騙人民來支持他們的政權。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反對呢？我們反對是因為「馬菲印邦聯」是帝國主義的一個陰謀。所以，我們同拉曼李光耀有不同的理由反對「馬菲印邦聯」。有人這樣問，我們是否可以跟李光耀共同反對「馬菲印邦聯」？我們的觀點是，李光耀有沒有真正的反對帝國主義？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跟他們「聯合」就是上當，就是幫帝國主義而已。

我們要分清在「馬菲印邦聯」問題上各種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拉曼為了欺騙華人而說「反對」。李光耀是基於種族主義的觀點而投機取巧，說是「反對」。而我們的反對是因為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機構。所以我們要認清他們「反對」的背景和動機。種族主義統治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實行分而治之的另一個手段，這是局勢的第三特點。

敵人代理人的勾當

另一個分而治之的手段是利用插進左翼隊伍里來是一些帝國主義代理人，企圖分化人民的團結和鬥爭。那些敵人代理人利用錯誤的口號，論調和政策，採取污蔑和歪曲的手段，企圖模糊和誤導人民，使到我們左翼內部混亂，助長一些人悲觀、失望的情緒和喪失斗志，使干部的思想受到嚴重的麻痺。這一切一切都是敵人有意要來搗蛋我們的勾當。我們從今天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得出類似的事情在我們馬來亞發生，這大大幫助人民更清楚的揭露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

讓我們看看那些牛鬼蛇神干些什麼勾當。過去，他們提出「退出大馬」口號，我們一開始就指出「退出大馬」這個口號是為帝國主義鋪平道路；讓我們回顧一下，當1965年3月這個口號提出來之前，市面上就有「退出大馬」的謠言，而這些謠言是行動黨放出來的。最近我看到「遠東經濟展望」什誌的一篇文章，作者這樣說：“1964年11月12日時候，拉曼李光耀已同意新加坡「退出大馬」”，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見1965年1月那個時候，新加坡市面上出現了「退出大馬」論調的來源，而廠商那個時候的領導層，也就是今天大家看清的敵人代理人，不理睬我們的勸說，盡管我們多次要求他們不要公開

提出這個口號，而他們答應不要這樣做，然而公開的提出這個口號。從這樣的事實（詳情我們已經講過多次）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是有意提出這個口號製造輿論而替帝國主義使新加坡所謂「退出大馬」和所謂「獨立」鋪平道路。八月九日新加坡果然所謂「退出大馬」。這些事實就足以證明那般牛鬼蛇神一百巴仙替敵人工作。

後來，那些牛鬼蛇神也提出「全民團結」、「統一戰綫」的口號。還有加上後來的十二支部反黨事件。這些都是敵人在我們隊伍里面有意製造各種事件來進行挑撥離間，企圖通過十二支部反黨事件來推翻中央而改變整個黨的政策。他們的陰謀失敗了之後，又有高蔣叛黨的事件發生。這些都是行動黨在幕後主使的。後來，又出現了分裂性的五一大會的出賣性的議決案。我們可以肯定，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都是行動黨在幕後操縱。如果沒有行動黨做他們的後台，這些牛鬼蛇神絕對沒有勇氣這麼做。我們發表過幾篇分析性文章駁斥他們的謬論，很清楚指出他們在五一所搞的勾當是什麼，而為什麼他們這樣做。我們擺事實，講道理，暴露他們的一切陰謀，證明他們有意替敵人服務，破壞人民的團結。今天，牛鬼蛇神到處都進行破壞，在整個馬來亞到處都有這種情況，勞工黨內也是這樣，霹靂州等各地勞工黨同志已在進行肅清牛鬼蛇神的鬥爭。這是當前局勢的第四個特點。

我們必須認清帝國主義一路來都是採用兩面手法，一面是鎮壓，一面是欺騙。在欺騙方面，他們一方面利用反動的宣傳，分而治之的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他們的代理人和一切牛鬼蛇神在人民隊伍中製造混亂，麻痺人民的思想，癱瘓人民的鬥志和放棄鬥爭。所以，我們要加倍提高警惕。

美帝逐步插足馬來亞

以上已經討論過當前局勢的四個特點。當前局勢第五個特點是關於美帝逐漸插足馬來亞而準備代替英帝的客觀事實。美帝國主義通過它的中央情報局把新加坡和吉隆坡傀儡政權分開，我們這樣說不是沒有理由的。很明顯的，今天吉隆坡政權主要是依靠美帝，較少依靠英帝。從陳修信罵英國的講話和拉曼向美國道謙這兩件事就可以看出這種趨向。他們特別針對英國，不允許英國的貨物隨便入口。同時，他們也說過今後的貨幣準備以黃金為本位，這當然意味着越來越投靠美帝。所以，拉曼政權在國際問題上落力幫忙美帝，如像組東南亞同盟，參加「大太平洋和亞洲會議」。

最近和印尼「和平協商」和「放棄對抗」。這些都是在美帝指使下搞出來的。最近，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特別發出呼聲為美帝和談局勢效勞。拉曼為什麼這樣做？理由是因為今天他們不能完全依靠英帝，他們以為英帝不夠力量而美帝則足夠勢力維護像拉曼這類傀儡政權來鎮壓人民，所以他們死心塌地投靠美帝。

樹立馬來亞國家觀念

我們現在談談今後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整個來講，我們一定要爭取到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掃除外國軍隊。如果要達到這一個目標，一定要灌輸馬來亞這個概念，使到每一個人都明白我們今天所要爭取的是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不是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牛鬼蛇神說，因為今天新加坡的所謂「獨立」不完全，所以應該要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讓我們重申，新加坡島既然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當然不可以也沒有可能獨立的。在這種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再三強調馬來亞這個概念和意識，不是強調一個所謂「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的概念。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當

然我們要在左翼和群眾中做好團結的工作。如果要團結的話，第一我們要對黨和人民群眾負責任，堅持正確思想和路綫。幾年來，黨和左翼內存在着思想分歧，基本路綫的分歧，使到大家不能同一步伐進行我們的鬥爭。思想支配行動，大家對問題的看法不能一致，做法也就不能一致。

路綫與群眾鬥爭

我們講路綫，路綫是什麼呢？路綫是意味着我們要掌握這個政策，這個原則或者那個政策那個原則，意味着我們要達到這個目標或那個目標，意味着我們要通過這樣的方法或那樣的方法來達到這個和那個目標。那麼，政策、原則、目標、方法，就是路綫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沒有思想的團結的話，就不能很好地進行我們各方面的鬥爭。不過，自從「國民登記」的問題開始到今天，通過了一連串各方面的思想鬥爭，我們已經有大進展。但是，我們仍舊需要特別對那些牛鬼蛇神提高警惕，而更重要的是加緊的學習。使到我們今後左翼的鬥爭步伐齊整。除此之外，在群眾工作方面，我曾在多次着重批評勞工黨與進步黨的「聯合陣綫」的同時，特別強調了工農團結的重要。今天，我們如果談到工農，大體上意味着馬來群眾和華人群眾。從整個馬來亞來講，要搞好這方面的工作，就要作充分的努力，做好一些準備工作。如果要搞好馬來群眾和華人群眾的團結，我們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如果有的話）沙文主義的情緒，當然我們也希望馬來群眾克服他們的沙文主義情緒。唯有這樣，才能使兩方面真誠團結，不致於相互猜疑，防礙民族解放的鬥爭。

加強我們和群眾的聯系工作。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每次都說要加強和群眾的聯系，要搞好群眾的工作。到目前為止，雖然有做了一些，但還沒有真正做的出色，還不足夠突出政治。我們在聯系幼兒班文教班家長方面、福利工作方面，有做一些一般工作吧！但是，這還不足夠突出政治，還不能夠使到群眾對前途滿懷信心而準備參加到我們的隊伍，和我們一起鬥爭。今天，有一部分群眾仍然被反動派的宣傳所模糊，看不見自己的力量，以為不能夠打倒反動派，沒有可能勝利。還有一些人以為我們輸定了。他們所以就不要參加群眾鬥爭，還說如果參加的話，也不過是自討苦吃。這是因為那些群眾的思想，還沒有用正確的思想武裝起來，還沒有革命化。這些都是我們面對的客觀困難，所以我們要設法克服這些困難，促進群眾思想革命化，使群眾了解我們的鬥爭是為誰，使群眾看到自己的力量，對勝利有信心，他們就能夠看到前途。如果看到前途，他們就更有信心，就可以跟我們一起鬥爭，就能夠最終打倒帝國主義。國內外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要群眾真正和帝國主義者鬥，勝利必定屬於人民。

抵制「國會」有效

我們這一次抵制「國會」大大打擊了行動黨，暴露了他們的假民主。我們的議員早就宣布準備一直抵制「國會」，但是行動黨雖然有宣布第一次的所謂「國會」會議延長三個月，然而在十二月卅一日，他們很快的結束「國會」會議，不敢把「國會」拖到1966年1月。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的話，依照憲法規定社陣議員資格就自動被取消，變成「國會」沒有反對黨了。標榜所謂「議會民主」的李光耀，如果沒有反對黨的話，就很難繼續用假「議會民主」進行招搖撞騙。今天，全世界都知道行動黨是不講民主的。他們可以用種種藉口掩蓋今天的所謂「國會」。但是，一旦被追究為什麼社陣不出席「國會」，為什麼要抵制，他們就很難自圓其說了。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自從1964年11月到1965年12月整整13

個月里，「國會」只開兩小時半的會議，這是一個事實。事實證明，這些所謂議會民主是假的，新加坡「國會」基本上是李光耀集團與獨裁統治的樹膠印。星洲日報刊登聲明，譴責我們抵制「國會」，行動黨又利用從牢里出來的叛徒，發表聲明，協助讚揚行動黨所謂「一人一票的民主」，我們可以說：如果行動黨需要這些人來替他們辯護的話，可知其處境如何，從叛徒們的變節聲明來看，可見我們做得好做得對，有成績。

在今天行動黨扼殺民主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提出作為一個公正民主選舉的八大條件。這八大條件是適用整個馬來亞範圍的。今後，我們要怎樣爭取這八大條件呢？這是今後我們大家要作一連串的協商討論的問題。今天晚上不談這問題。

我們鬥爭有成績嗎？

在我們的鬥爭中，到目前為止，我們取得了什麼成績？這些成績只限於講話嗎？不是，這些成績是具體而可以看得見的。

我們知道，我們黨是一個憲制鬥爭的政黨。作為一個憲制鬥爭的政黨，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憲制鬥爭政黨有兩個主要任務，1. 暴露敵人；2. 教育群眾。從各方面去暴露敵人，暴露他們的政治欺騙和法西斯鎮壓。除此之外，要教育群眾，使他們了解今天要展開各方面的鬥爭，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一旦群眾看到自己的力量而有信心準備鬥爭，敢於鬥爭，敢於犧牲去爭取勝利。那麼，作為一個憲制鬥爭的政黨，我們完成我們的任務。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做到這點。

我們做到的是什麼呢？是暴露假獨立。「國慶」完全是行動黨一手包辦的。今天，由於我們暴露假「獨立」，迫使他們去找小學生出來唸道：「我們是新加坡公民」。企圖向學生灌輸「新加坡國」的觀念，這完全証明我們暴露假「獨立」的成功。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新加坡的「獨立」是「假獨立」。他們需要從牢里出來的叛徒替他們辯護，又要通過中間人到處拉攏其他國家承認新加坡所謂「獨立」，但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承認。以我們看來，中國是不會承認的。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最近李光耀自己在電視中承認，吉隆坡沒有真正把新加坡當作一個真正獨立國家看待。完全暴露新加坡的假「獨立」，是我們今天斗

爭的第一個可以看見的成績。

第二，行動黨的獨裁和「國會民主」的虛偽性完全被暴露了。今天很多人都了解國會不能真正表達民意。過去很多人都以為通過所謂「一人一票」，選出他們的代表到「國會」表達意見，替他們作決定。事實上剛好相反，所有重要問題都是在「國會」以外作決定的，而不是在「國會」內決定的。就拿這個正所謂「獨立」問題做例子就夠了，這個問題那有在「國會」里面討論過呢？假「獨立」是李光耀一個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的。同樣的，貨幣分家問題，新加坡和吉隆坡兩方面的「決定」，也沒有徵求人民的意見。在「國會」內所宣布的一切都是事先在「國會」外決定的。人民今天應該比較容易看出「國會」只不過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一個樹膠印。我們不準備繼續用這樣的樹膠印。同時，工友們也看出這個「國會」只不過是用來通過對付工人的「法律」的樹膠印。

第三，在暴露假議會民主方面，我們做得相當有成就。過去我們犯錯誤，太過強調議會內鬥爭，把我們的政策和視線大大放在議會內的辯論。現在知道議會內鬥爭是沒有前途的，所以我們今天要強調議會外群眾鬥爭。我們今天可以清楚看出，在反動派劃定下我們的圈子內，我們的鬥爭不能獲得應有的發展。今天在各方面的工作，從援越抗美一連串的群眾鬥爭，我們已經得到成績。

第四，經過一場思想鬥爭後，左翼隊伍的政治覺悟已大大的提高了。一些過去對問題看不清的人，今天應該可以比較看清楚。可能有一部分人還不能完全看清楚，但我相信，如果大家加緊學習，今後就能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由於展開反右鬥爭，今後我們一些工作應該是比較容易開展。今後在黨內黨外，鬥爭也應該發展的更快。在我們黨內外今天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團結，因為有了這個團結基礎，有了正確的思想，反掉了過去的錯誤，我們今後的發展應該是特別快，更容易看得見前途。

第五，在國際上我們取得了那些成績？在國際上我們也盡我們的可能作出貢獻。如在古巴和日本的國際會議上，我們有力的維護左翼的團結，捍衛正確思想和路線。大大促進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事業。在國際上我們黨的聲望大大提高。

以上這一切都是我們看得見具體的成績，這所有一切的成績都值得我們大家自豪的。

（接第廿版）

6. 讓叛徒陳辛等人參加會議

7. 任由右傾份子惡意攻擊和污蔑霹靂甲州以及列席同志。

由此可見，我們的退席行動完全是以左翼利益出發，正因為是這樣，因此獲得甲州全體代表、柔州部份代表以及數百名列席同志的全力支持而採取相應行動，以表示對大會的抗議和不滿。

因此，大會的負責同志必須認真的檢討，糾正錯誤，以左翼的立場和方法來解決黨內對抗性的矛盾，從而確立左翼路線。我們完全願意在維護左翼利益的基礎上同大家真誠團結，共同對敵。相反的，假如不以左翼的正確態度處理黨的矛盾，繼續用那套容易模糊廣大左翼干部、不能根本解決的問題的右傾錯誤態度。其結果不但是給左翼帶來更嚴重的損失，甚至自己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勢必落得個可悲的下場！

勞工黨霹靂州分部 工作委員會 發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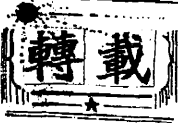
（接第十版）

批判。我們要在同他們的論爭中，粉碎他們這一小撮黑幫集團，暴露他們，而在這場論爭中，廣大學生群眾的覺悟必然大大提高了，戰鬥力也大大增強了。我們是一定要破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的，革命的左派是要在破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不破不立。我們要破字當頭。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講道理，立也就在其中了。所有革命的同志們，讓我們在破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立正確的路線！

× × ×

附記：當這篇文章寫好時，聽說“學運報”第二期已經出版了，由於還未接到這分“黑報”，因此，這篇文章也就沒有針對其中有關的言論發表評論。





這是左翼的大會嗎？

★★★ 評勞工黨 25、26「全國特別代表大會」★★★

正如我們所講的，在當前時刻，舉行「特代會」和諸如此類的會議，只能是分裂的會議、強加於人的會議、倒退的會議。這一預言，現在完全證明是正確的，科學的分析。

對待左翼內部不同性質的矛盾，如果不採取正確的途徑處理，就不能有任何的效果。九月廿四、廿五的「特代會」是在廣大的基層干部強烈的反對和抗議之「聲」中，不顧一切後果硬硬舉行的，因此，也就不能逃避應得的懲罰。

1. 為什麼黨沒有明確的路線

叛徒魏光頭明目張胆破壞左翼運動已經夠紅了，遐邇皆知他的大名。他不但在理論上顛倒歷史，歪曲事實，企圖模糊廣大左翼干部。更在實踐上全面與左翼對抗，分裂左翼，妄圖瓦解整個左翼組織。與此同時，右傾機會主義者却成了魏光頭的好伙伴，魏光頭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代理人，直接為帝國主義反動派服務，在左翼實行反人民反左翼的政策。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却是魏光頭的忠實奴僕，替魏光頭效勞，簡直作了帝國主義反動派迫害人民的馬前走卒。黨所以長期處在萎靡不振，沒有明確左翼路線，喪失戰鬥力，一方面是魏光頭的顛覆，另一方面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泛濫。顛覆使黨不能很好地進行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及星馬傀儡集團的工作。右傾思想泛濫使廣大左翼干部軟化斗志，產生了恐敵症。因此，今天左翼所面對的危險是右派（叛徒）的顛覆以及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泛濫，怎樣清除右派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成了當前全國（包括星洲）左翼的迫切任務。不先解決這個問題或企圖代以別的什麼，都是有意模糊和誤導廣大左翼干部，替右派及右傾機會主義者掩蓋嚴重罪行。

2. 避重就輕是錯誤的

九月廿四、廿五日「特代會」對於叛徒魏光頭破壞、顛覆左翼以及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閉口不談，這在總部連發出的三份「路線草案」是這等貨色，而24、25的「特代會」更沒有反右的議程在里面。這樣的「草案」和「大會」只能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企圖在不反右的基礎上強湊成所謂「左翼路線」，這是十足的右傾表現。

大家知道，帝國主義反動派通過其在左翼里的代理人，進行黨張一時、明目張胆的破壞和顛覆。當他的表現再也無法掩蓋其假面具而引起左翼的抨擊、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便狼狽地縮回狐狸尾巴，以所謂「辭職」，企圖逃之夭夭，避免廣大左翼干部將他套上「帝國主義反動派代理人」的「雅號」，成為歷史的罪人。然而，儘管他如何狡猾和陰險，他在左翼里所留下的痕跡。再也無法替他伸冤辯白。且看，叛徒魏光頭怎樣勾結帝國主義反動派摧殘左翼運動。

（一）破壞霹靂州左翼一月十五日的正義示威遊行。一月十五日的示威遊行是全國（包括星洲）左翼和人民為了抗議和暴露聯盟反動政權十一月廿八日在雙溪古月殺害唐保光同志的血腥罪行而由霹靂州左翼策劃和領導的。所有真正的左翼都會全力以赴，支持這項「反暴行」、爭民主」的正義鬥爭，使到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法西斯運動獲得最大的成功，從而促使聯

盟反動政權在今後因懼於人民的力量，而不敢暢所欲言。然而，使人十分悲憤的，叛徒魏光頭非但無視唐保光事件為黨的事件、唐保光的犧牲為左翼的損失，而支持這項有情有理有節的正義鬥爭。反而同聯盟反動政權狼狽為奸、里應外合。當示威遊行的一切籌備工作到了最後關頭、一觸即發。而聯盟反動政權正處於心驚膽顫，並通過其內政部長依斯邁於十二月間向報界發表白皮書，誣蔑霹靂州左翼為「共產顛覆份子」，叛徒魏光頭便如獲至寶，得意忘形，藉於霹靂州左翼受「警方代理人」滲透，示威遊行是「警方代理人」策劃的，於十二月卅一日向全國發出所謂「總部訓令」，「訓令」呼全馬黨員不得參加一月十五日的示威遊行，違抗「訓令」者一一開除勿論。

叛徒魏光頭就是這樣徹頭徹尾、公開地、打着左翼反左翼。聯盟反動政權從外全力進攻我們，叛徒魏光頭就由內部全力破壞左翼。聯盟殺死唐保光同志的「仇」和叛徒魏光頭摧殘左翼的「恨」，就這樣自然而然地交織在一起，化為一股更強大、更堅固的雄渾力量，直衝向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星馬傀儡集團以及一切牛鬼蛇神。

（二）解散霹靂州分部工委會和婦女組。叛徒魏光頭藉口我州分部再度違抗總部的所謂「議決」及婦女組首席代表三月六日在總部婦女組全國代表大會上污蔑（實際是批判）中央領導層（實際是魏叛徒），過後婦女組又於三月十六日將同樣的污蔑公開於報章。因此，他以總秘書的身份（三月十七日）解散霹靂州分部工委會（下稱工委會）和婦女組（連三月廿四日緊急工委會否決）。請看，我州分部是怎樣再度違抗總部的所謂「議決」的，三月一日，我州分部收到一封魏叛徒親自所寫的信，信中要我州分部答覆總部的所謂「議決」，並給予三個星期的限期。三個星期是3×7廿一天，一日收到要至廿一日才滿期。但是，魏叛徒也許急於瓦解霹靂州左翼，被他的「破壞狂」沖昏了腦袋，才到三月十四日，他便宣佈期滿，並將再度違抗總部的所謂「議決」列為解散工委會的第一個「罪狀」。

魏叛徒所以會把日期搞得顛顛倒倒，一點也不奇怪。他，既然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代理人，那麼，顛覆和破壞左翼便是他的第一任務，他的反帝、反殖都是假的。霹靂州去年七月以來所展開的鬥爭，不論是在理論上或行動上，針針都對準魏叛徒假反帝，真親帝，假團結，真分裂的心窩插進，越插越徹底。叛徒為了掩蓋他的痲瘋面，不得不作垂死的掙扎，越掙扎狐狸尾巴也就露得越長，因此，他心慌、意亂，以致搞出手病，全面徹底顯出嚇人的原形。

其次，所謂婦女組代表對黨中央的污蔑，到底是什麼污蔑呢？是不是指責魏利煌為左翼叛徒？如果是，又怎麼算是污蔑，難道魏利煌他還不承認是左翼的叛徒！那麼，魏利煌應該怎樣為他的破壞一月十五日的正義示威遊行、與投機取巧的進步黨組「聯合陣綫」、訓令霹靂州左翼的各階組織不得與人民黨發生任何的組織上的關係……等滔天罪行洗白呢？

總之，魏叛徒出賣左翼是真的，維護左翼是假的。眾所周知，魏叛徒勾結反動派，內外夾攻。當一、七事件發生，我州左翼損失了十多名優秀干部，另十多名被迫離開了崗位，許多支部的活動，不時受到反動派的干擾、突擊、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州，致使我

州左翼連最低形式的活動都無法展開。處在這種極端困難的環境下，總部不但沒有人來協助，甚至連到來慰問都沒有！但這無所謂。可是，最令人咬牙切齒、刻骨難忘的，各項活動將要恢復正常之際，自甘墮落、願意成為歷史罪人的叛徒魏利煌，即刻宣佈解散工委會和婦女組，魏光頭的手段算是够陰險、够毒辣哇！

唐保光同志被殺的血海深仇、千千萬萬個被「禁」被「害」的愛國志士，這一筆一筆的血債，我們尚未向反動派清算。現在，怎可以再允許魏光頭在左翼里顛覆、破壞呢？試想想，我們怎能同他妥協，怎能讓魏叛徒不受懲罰，逃之夭夭？

(三)與進步黨組「聯合陣綫」。當人民黨上層領導的幾個種族主義狂熱份子，製造分裂活動以至最後退出社陣。這事件的發生，是馬來亞（包括星洲）左翼運動史上的一個挫折。但是，在分裂後，如果勞工黨總部（魏叛徒及幾個議會迷的總部）領導有方，積極盡我們左翼的主觀努力，也許還可以補救，同時將壞事變成好事。可是，勞工黨總部並沒有盡一絲一毫左翼應有的責任，反而破壞廣大基層干部的努力，熱中與進步黨搞所謂「聯合陣綫」，這就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假團結、真分裂，替帝國主義反動派服務的本質。

人民黨宣佈退出社陣後，霹靂州左翼勞工黨、人民黨分部立即召開一個聯席會議，並在當天的會議上成立一個聯絡委員會，負責推動州內兩黨的工作。這是好現象，是左翼團結的象征，是初步工農聯盟的基礎，完全符合反帝、反新老殖民主義及星馬傀儡集團的要求和願望，所有真正的左翼都會同意並支持這項正確的做法。然而，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和憤怒，勞工黨總部不但不贊成，反而違反「團結工農、共同對敵」的大原則，於二月間由黃春樹代魏叛徒簽名的一道所謂「總部指示」的信中，要我州分部即刻同人民黨斷絕「聯絡委員會」的關係，以及不准各級組織在今後同人民黨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與此同時，他們却不顧廣大左翼干部的反對，迫不及待地與投機取巧、種族主義的所謂「人民進步黨」倡組「聯合陣綫」。他們這一連串的行動，難道是「巧合」的嗎？

很明顯的，對於真正的左翼，他們的態度是「三角眼」，並將她形容成「紅頭髮、綠眼睛」的妖魔鬼怪，對於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的態度是「送秋波」，並將它比喻為「美麗的春天」。這就道破了他們內心深處所蘊藏的是些什麼東西。說穿了，就是排擠「左」，團結「右」，集中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動力量，對付人民，顛覆左翼。這就是叛徒魏利煌「聯合陣綫」的實質。

(四)承認星洲假「獨立」。衆所周知，馬來亞人民一路來鬥爭的崇高目標，是實現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真正的左翼者從來就不承認星洲是一個「獨立」國。叛徒魏光頭居然敢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並指責馬來亞社陣不承認星洲的假「獨立」是講不通的。這是魏叛徒勾結帝國主義反動派、為行動黨代理人高蔭辯護的自我暴露的具體表現。

八月九日星洲退出「馬來西亞」乃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一項新安排，以挽救「馬來西亞」的全面崩潰，達到馬來亞及北加里曼丹繼續統治人民、榨取經濟資源、及將這些地區作為軍事地盤。過去，它們是這樣做，但當人民反對的烈火燒到無法抵抗時，它們便搞出「合而治之」的「馬來西亞」。當「馬來西亞」面臨瓦解時，它們又要同「分而治之」。總之，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為了延續其狗命的統治手段。承認不承認這點和要不要繼續同它們鬥，是真假「左翼」的分水嶺，是叛徒和先鋒隊的分水嶺。魏利煌承認星洲假「獨立」是叛徒的表現，是公開站到帝國主義反動派一邊與人民作對的表現。

(五)一月九日的「抗議聲明」。一月七日霹靂州發生大逮捕事件後，魏叛徒於一月九日發表一篇所謂「抗議聲明」，這篇「聲明」是魏叛徒自我暴露、撕下其偽左翼外衣，露出他那猙獰的醜惡面目。「聲明」一方面污蔑我州左翼是警方代理人控制的，另一方面却向其「大人」暗示：「殺雞何必動用到牛刀。我魏叛徒就有辦法對付」。大家看，叛徒「聲明」中的這段話：更為可笑的，警方竟宣稱這項拘捕是防止一些人士顛覆黨，這是含有極大惡意的挑撥用意的。其實黨中央是完全有能力處理黨內的事物的。「這不是明明的在對反動派說，」叛徒完全有能力來制裁霹靂州左翼的所謂「顛覆份子」又是什麼？

以上所談的五點，是魏叛徒公開站到右派一邊，揮舞他在左翼的指揮棒，破壞和顛覆左翼，企圖將左翼變質為替資產階級反動派服務的工具的具體表現。在行動上，叛徒是這樣作。在理論上，他也顛倒歷史，歪曲事實，說什麼中國在抗日時期國共可以組「統戰」，為什麼勞工黨不能與進步黨搞「聯合陣綫」？又說什麼社陣過去八年的奮鬥，證明在馬來亞先工農聯盟的「程序」行不通，所以不應死板地運用這個「程序」，要靈活地先與牛鬼蛇神搞聯盟，然後才。...總的說來，不論在實踐上或理論上，他都違反各國人民鬥爭的立場和原則，做反動派的事，講反動派的話。

在魏叛徒大搞顛覆和破壞左翼活動的期間，右傾機會主義者出色地作了叛徒的應聲蟲和立足柱。更加嚴重的是頑固右傾份子，不但在理論上積極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甚至在行動上幫助叛徒、陷害左翼。毀滅人民反帝、反殖，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贊同魏叛徒破壞左翼的具體表現是：(1)支持叛徒解散工委會和婦女組，在今年三月廿四日的勞工黨緊急中委會上，贊同解散行動的就有「七票」。他們視霹靂州左翼為「豺狼」，視右派為「玉帛」，公然支持叛徒破壞左翼的行動。(2)支持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他們大吹廣告、到處遊說，替叛徒和反動的「聯合陣綫」辯護。(3)大刊大賣反左翼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文章，他們除了自己出版不符左翼利益的文章外，還將反左翼的加以轉載，企圖藉以麻醉廣大左翼干部，達到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目的。所有這些，都在說明叛徒和頑固右傾份子只會對左翼有「害」、不會有「利」。

然而，廿四、廿五日「特代會」對叛徒和頑固右傾份子一連串破壞左翼的事實却閉口不談。雖然，他們也口口聲聲叫嚷着：「反右、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目前左翼的主要危險，「反右」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可是，當他們做的時候，却是另一套，而且別人做時他們還要干涉。深怕「得罪」牛鬼蛇神，可是「不怕」跟左翼作對。他們為了討好牛鬼蛇神、為了保持以往的關係，可是不怕損害「左翼」利益；難道這是左翼的態度嗎？你們閉眼不看事實，這一年多來，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對於左翼的破壞，致使某些地區在一過相當長的時期動彈不得，這些慘痛的教訓，使我們得到不少經驗，認識到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對於左翼的危害性。而現在，形勢對「反右」提供一定的有利條件時，你們連一言一語都不發。反而陶醉於同牛鬼蛇神談「共同點」，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同左翼怎能會有「共同點」，為什麼不在叛徒魏利煌破壞左翼的具體事件上去尋找呢？去共同反對叛徒呢？而却在一些虛無飄渺的問題上去尋找呢？這不是清楚的表明這些牛鬼蛇神與左翼完全沒有「同」，他們完全沒有誠意同左翼真誠團結、共同對敵嗎？

因此，負責「特代會」的諸同志們，你們必須懂得，避重就輕的辦法是錯誤的，這不是左翼的態度。我們必須敢於面對現實，既然，叛徒是帝國主義反動

派的代理人，我們爲了維護左翼的利益，就應該對於左翼盡責，果敢的清除它。既然，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左翼的主要危險，而頑固的右傾份子既然是推行這思想的主要代價，我們爲了捍衛左翼路線，就應根據具體事實，果敢地起來和他們決裂、肅清他們。只有決裂和肅清，才能教育廣大的干部。因此，我們不應再對他們存有幻想，敵友不分，希望和他們重新團結。這樣的結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加往右傾那邊滑下去。

3. 爲什麼大會不能順利進行

不以左翼的正確態度處理黨內矛盾，不站穩左翼立場和原則，就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廿四、廿五日「特代會」之所以對左翼毫無建樹，正是它與左翼的正確態度背道而馳。關於解決黨內矛盾問題，我們在「評我國社會和黨的路綫及我們的建議」一文中，已清楚指出：對於黨內的矛盾，通過批評和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以便加強團結，集中力量，通過打擊、肅清的方式，解決對抗性的矛盾和左翼嚴重威脅，這才是真正解決不同性質矛盾的正確途徑。可是，廿四、廿五日「特代會」的負責同志，對於黨內對抗性矛盾却隻字不提，而且排擠和限制廣大的左翼干部，使廣大的左翼干部沒有機會在大會上反映基層的意見，這就是爲什麼大會從頭到尾呈現緊張、和大會僵局的主要原因。

今天，反映在黨內的鬥爭主要是廣大基層要求黨繼續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鬥爭，是廣大基層爲了捍衛左翼正確路線，反對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破壞左翼、反對黨的右傾。況且，衝鋒陷陣的是廣大的基層，保證左翼繼續領導人民鬥爭的也還是基層，但我們非常不了解，爲什麼與廣大基層息息相關的「特代會」會沒有他們的「份」。請問，你們爲什麼要剝奪他們合法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呢？

你們說，「特代會」是爲了明確和肯定左翼的路綫。但是你們也這樣做：1. 不反右，企圖在隔開反右的基礎上擬定左翼路線。2. 不檢討勞工黨過去的錯誤政策。3. 讓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頑固右傾份子爲一州代表。請問：A 要確立左翼路線能和反右分開嗎？B 不糾正勞工黨過去的錯誤政策能真正確立左翼路線嗎？C 不維護左翼和否決牛鬼蛇神的謬論能使黨團結嗎？

總之，你們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大會不能順利進行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能不使人將大會看成是應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要求而開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爲繼續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新安排，這是罪有應得，萬萬怪不了別人。

4. 讓陳辛與曾是不可寬恕的錯誤

我們左翼者的態度，是歡迎一切真正爲人民服務的人士加入革命隊伍，這樣，就可以壯大革命隊伍。但是，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與人民敵對的反革命份子，不許他們踏入左翼的半步雷地，這是革命者的原則，也是左翼組織的紀律。假如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左翼大會，我們就應該嚴防破壞份子混入會場，以免顛覆。絕不能粗心大意，這又是我們左翼者的任務。正所謂立場嚴正，路線分明，不許黑白一是，然而，標榜着左翼名堂的24、25日「特代會」，對左翼的立場、原則、紀律似乎丟得一乾二淨。他們對廣大左翼干部出席會議就諸多爲難。討論再討論，經過許多人的堅決要求才批准。可是對於牛鬼蛇神却備加歡迎，這是黨的莫大侮辱，全體左翼者應起來維護左翼的純潔性，一致譴責這種不對左翼負責的態度。

陳辛、莊明湖、陳炳新乃星洲左翼爲維護人民利益、捍衛左翼正確路線，而採取斷然行動將他們滾出

去的。這些叛徒在左翼里興風作浪，企圖推行反動派的陰謀詭計，來模糊、誤導、破壞、摧殘左翼的組織和團結。全體左翼都應反對這些叛徒的出賣和顛覆，支持左翼凜然的行動。然而，使人感到非常痛心和憤慨，24、25日「特代會」竟然敵友不分，不顧全國左翼基層的抗議，不願降低我們的黨格，允許叛徒出席會議。你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星洲左翼將他們踢掉，你們馬上伸出雙手將他們接過來。這不是明明地在和星洲左翼對抗嗎？我們廣大基層絕不認爲除掉叛徒有什麼不對，相反的，我們廣大基層堅決支持除掉一切毒害人民和左翼的敗類。因此，你們必須向全國左翼澄清，「爲什麼讓叛徒參加會議」。我們不負任何責任。

5. 爲什麼我們要退席

從以上的分析，很明顯的，「特代會」只能對反動派和右傾份子有利，對左翼不利。今天，右傾機會主義者迫於形勢，也叫囂着左翼的調子。他們並不真的有意悔過，重新回到左翼陣營，與左翼奮勇前進。相反的，他們只不過利用這些漂亮的口號，企圖模糊廣大基層，穩定他們即將破產的地盤。以便繼續進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特代會的負責同志，他們不顧或不取對准這點，揭露頑固右傾份子的這個大陰謀。反而認爲頑固右傾份子與左翼有「共同點」，可以用這些所謂「共同點」來作爲大家討論基礎。這正中了一頑固右傾份子的「計」，符合他們出席大會的目的。頑固右傾份子正陰謀地想利用大會在一些所謂「共同點」上，名正言順地通過，達到使廣大基層認爲他們並不「右」，而是「左」。並不替反動派效勞，而是爲左翼出力。這樣，就可以挽回他們的狗命，鞏固他們的地盤，繼續干破壞左翼的一套。

爲了使黨遵循正確的方針政策，解決黨的矛盾和確立左翼路線，我們除了以書面向「特代會」提出外，並進一步在24、25日大會上先後提出動議：將大會展期。並以24、25日會議作爲擬定將來大會形式和討論內容，而將來的大會必須改爲「全國支部特別代表大會」。這個要求是即符合廣大基層的願望，及符合左翼利益的。因爲在目前：第一，反右鬥爭尚未深入發展，敵我界綫尚未劃清。第二，代表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右傾和頑固份子，他們不會反映左翼的意見。第三，作爲大會主要討論基礎的「路線草案」，沒有提早發出讓各州研究，不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對它作出明確判斷。因此，要求大會展期是爲了讓反右鬥爭繼續深入發展下去，直至同反動派和右傾份子劃清界綫。只有到這個時候，只有肅清叛徒和徹底批判頑固右傾份子後，然後來決定左翼路線和政策，才是按照正確的途徑處理黨的矛盾，符合左翼的利益。

但是，我們這種正確的要求和動議，却被大會輕易地否決掉，雖然他們會前說不以「票決」來決定問題，然而，最後終竟還是以所謂「根據多數州的意見」推翻了正確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加以一些州代表的惡意和污蔑，如果我們繼續開下去，只有完全陷進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圈套，使他們的陰謀可以得逞吧了！

爲了維護左翼的利益和純潔，爲了揭穿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我們完全有必要退席。退席是爲了抗議：

1. 大會企圖在不反右的基礎上來訂下左翼路線。
2. 不徹底批判叛徒魏利煌頑固右傾份子及其路線
3. 不糾正勞工黨過去所犯的嚴重錯誤政策。
4. 讓頑固右傾份子作爲一州的代表，壓制廣大左翼干部的合法代表性和發言權。
5. 以所謂「多數州的錯誤意見」否決薛、甲二州和柔州部份代表正確的動議。

(轉入第十七版)